

下午五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向退任主席致谢。

主席：在理事会开始工作以前，我想首先对在十一月期间任职的我的前任、美国斯卡利大使，表示敬意。我相信理事会会要我对他在十一月熟练地执行职务，表示感谢。他能在这一个月中使工作如此轻松，我也要祝贺他。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1568)

主席：我收到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信，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我应在此提到希腊代表在他提出要求的信里明白提到了宪章第三十二条。按照通常的惯例，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并得到安理会同意，就邀请我刚才所说的三位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现在我记起在我们进行协商时，安理会理事国曾同意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切里克先生出席。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切里克先生，因此在适当的时候我将请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要恢复审议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项目，我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

S/11568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关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五日期间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我还要提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刚分发的 S/11573 号和 S/11574 号文件所载的两项决议草案。这两项决议草案是安理会所有理事国进行广泛协商后才草拟的。在协商时，安理会理事国也同意应将这两项决议草案在我请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讲话以前就提付表决。

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把这两项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我先把 S/11573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秘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4 票赞成，无反对，无弃权，一个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因此决议草案通过。

我现在把 S/11574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我相信，在我们为审议这项决议草案进行私下协商时，安理事一般都认为草案可以共同意见的方式通过。假如我不听到有人反对以共同意见通过决议草案，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以共同意见的方式通过 S/11574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S/11574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以共同意见的方式通过。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由于在提出 S/11573 号文件以前经过了旷日持久

的谈判，又因为要确定对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问题的决定参加了意见的到底是哪些有关方面，并记住刚才通过的文件曾提到一个塞浦路斯政府，我感到，不得不通过您、主席先生，向秘书长提出一个问题：秘书长报告第81段内所称曾与它们协商，并得到它们同意使联塞部队留驻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有关方面”到底是哪些方面？

等我得到回答后，我将表明我国政府对延长任务期限和安理事刚才通过的整个决议的立场。

主席：我要问秘书长，他是否能答复土耳其代表的问题。

秘书长：我很愿意答复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大使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愿告诉理事会，通过我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我与当时的代理总统克莱里季斯先生和副总统登克塔什先生进行了协商。还与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协商。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您还是要我象我在刚才开始介绍性发言时所说，根据秘书长的答复表明我国政府的立场，还是要我在发言时再讲到我国政府的立场？我完全听您吩咐。

主席：我现在答复土耳其代表，我的假定是，在我请他发言时，他将解释他的立场。

罗西迪斯先生：程序问题。

主席：我想我必须要告诉塞浦路斯代表，他不用提出程序问题，因为他是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我现在请他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提出程序问题，因为我以为理事会的理事国要先讲话，关于有人刚才在这里就报告提出的事项，我愿提醒理事会，就有关各方面而

言，安全理事会为塞浦路斯问题召开会议并规定职责的原始决议，即第186(1964)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并在其执行部分第4段建议在经塞浦路斯政府同意后成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它没有提到要获得任何其他政府或任何其他方面的同意。它只提到塞浦路斯政府，而且每次延长任务都以此为根据。我不想一一列举；我只要引述最后一次，那是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我记不清在过去十年中曾延长了多少次任务。但所有决议都包括下列字句：

“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同意，由于该岛现有的情况，在...以后仍需联塞部队留驻塞浦路斯”。

除塞浦路斯政府以外，从未提到需要某某人的同意。

现在改变现状、制造问题，是否会有用呢？为什么在经过十年以后，因为有一种新的现实情况，就要有所改变呢？这种新的现实情况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侵略和入侵，安全理事会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合理的或是什么好的事情，实际上还加以谴责，要求立即停火，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该岛撤退，我现在不必再从头至尾地叙述。

我不认为犯罪行为可以创立权利，除非安全理事会要在这一方面创立一种新观念。我国代表团认为任务是经塞浦路斯政府同意才延长的，任何解释都不能改变决议内这一点的实际存在。因此，凡是所说的和所做的不是以此为根据，那就都是不应该的。

关于这一点，我所能说的，就都在这里了。

在我继续发言以前，我愿感谢主席和理事会各理事国邀请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主席先生，我也要祝贺您担任主席。我们相信，您的优越资格、才干和丰富经验，对安理会会议的适当进行，是大有帮助的。

现在，局势怎么样呢？就在这个时刻，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大部分土地正由一

个入侵的国家的军队占领。 一个美丽、纯洁的地中海岛屿现在大部分已变成废墟。经济也已完全崩溃。

土耳其利用它对塞浦路斯北半部的军事征服，正在采取一些步骤，想使塞浦路斯北部与土耳其同化。 土耳其货币可在北部自由使用，取代塞浦路斯货币；土族塞人在凯里尼亚组织的银行取代了先前塞浦路斯人拥有的银行，在这些银行里也可以换到土耳其货币。 信件上现在已贴用土耳其邮票，凯里尼亚已不再是塞浦路斯城市，而成了土耳其城市。 占领部队给凯里尼亚的正式名称是吉尔内。 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在乎。 可是地址不是“塞浦路斯，吉尔内”，而是“土耳其，梅尔辛，吉尔内”。 那是安全理事会当然要考虑到的现实情况，并应对侵略、入侵和违反国际法可以创立权利的观念采取相应行动。 这对联合国是一个新的和前所未有的概念，我认为，它将能帮助世界走向和平。 对希腊特性的消除或改变，又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所说的希腊特性是指塞浦路斯北方的塞浦路斯特性，当地居民有百分之八十是希裔塞人，一个曾经是热闹、繁荣的城市，现在已成了人烟稀少的废墟。 土耳其很快地把该岛分割成两个部分，蓄意要继续占领，特别是它认为可以以自己的条件占领的地方，也就是它以暴力或武力所征服的地方。

在不到六十万的稀少人口中，有二十万人正受到直接武力的压迫，被驱离家园，如果不愿离开，就会日子难过，他们都成了流离失所的临时难民。

人道援助是受欢迎的，尽管人道援助有很多困难，仍然是受欢迎的，因为这类援助是迫切需要的。

可是在罪行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援助是否就可以安慰国际良心呢？当犯罪行为仍在继续为非作歹时，照料创伤又会有多大用处呢？

对于这种局势，我们会怎么想呢？世界又会怎么想呢？我很抱歉，不得不说不愉快的事情，话虽然不中听，但实在的情形就是这样可悲。让我们现在忍受一些

不愉快，来看看塞浦路斯的真实情况。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或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否曾有过这样的局面？就某些细节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甚至在战前很长的期间，都找不到类似的事例。但我相信，这种情况都已被轻易地接受了。

如果它没有被轻易地接受，那就还有希望。但如果已被轻易地接受，那可说是人类在目前这个过渡时期的一种时代的迹象。因为是过渡时期，许多征兆都以不同的方式明显地表现出来；我指的是在联合国内外的行动表现，而不是指语言。

一些小国、世界机构的会员国、不结盟、但又要独立存在的一些小国，除了通过联合国达成国际安全，来求取它们自己的安全，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它们不属于一个联盟，而属于不结盟国家，那么就武力来说它们的安全又怎样呢？

从塞浦路斯得到的教训是什么？那就是，假如是一个不结盟国家，在军事方面又不强大，那么就必须隶属于一个联盟，或靠自己的实力和军事力量。一个很受人尊敬的欧洲国家的总统在很重要的时刻讲到了这一点，他说，塞浦路斯的悲剧显示世界上根本没有国际安全之可言。

你们当中有些人——当他向在某些场合集合在一起的人们讲话时，提到了塞浦路斯局势——对我国政府设法充实军事力量，一直要批评说什么对中立国家是不适宜的，又说什么中立国家要获取强大军力在道义上是不对的，现在已可看到我们必须要有较强大的军力。他这样说是对的。因此，到底有多少其他的人也这样想呢？其影响又怎样呢？是越来越转向军备，军事同盟或自力防卫。结果必然是不利于世界和平与裁军。

裁军也没有什么大进展。军备竞赛仍在继续进行。可是，现在希望已经消失了，因为就世界的趋势来看，面对着塞浦路斯的局势，希望又怎能持久呢？除了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以外，心理上的影响是，这是对人类希望的一种打击。有人要我们妥协，但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妥协呢？对塞浦路斯，又要怎样妥协才可以有帮助，

才可以补偿对它干出的违反宪章和国际法的所有原则、每一项义务、每一项责任和每一项法律和正义的规则恶行呢？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妥协的？我们已因入侵者和世界的漠视而受到损害。我并不是说，对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有任何抱怨之处。它通过了很有效的决议，用意也是为了要有效，但却始终没有执行。在侵犯塞浦路斯的当天所通过的第一项决议要求停火，撤退军队，立即停止外国军事干涉，和撤退外国军队。这项决议为一切有关方面所接受，也为土耳其所接受。

现在，奇怪的是，虽然接受决议，虽然停火定于七月二十二日开始生效，入侵和侵略在七月二十三日仍在继续进行。七月二十三日，安理会通过了第二项决议，就是更严格的第354(1974)号决议，这一次要求

“现在战斗的所有各方立即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第2段，该段要求立即停止该地区的一切射击，并要求所有国家力行...”
所以，这是重申了以前的决议，使撤退军队更有迫切性。但侵略仍继续进行。

现在我们要讲到日内瓦会议，在会上签订了一项具体的协定，庄严地同意自七月三十日起开始停火。但这根本毫无意义。七月三十一日，土耳其军队发动了一次预先计划好的军事行动。国民警卫队抓获的文件显示，这是一次预先计划好的行动，完全无视日内瓦的协议。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但我在这里重新提起，是因为这将带来一个十分重要的，并且是必须要回顾到的结论。我不期望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会记得这些事情；所以必须要再提出来。因此，侵略仍在继续中。

在此以后，我们还有其他决议回顾局势。八月十四日，又开始了一次新的、更猛烈的攻击和侵犯。

但同时又发生了些什么呢？是这样的，在违反停火决议和协议期间，这个完全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入侵者又运入了新的军队，将它在岛上的军队增加了十倍。四十辆坦克车变成了四百辆，军队也增加到四万人。在此期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

动要求决议的违反者遵守规则。没有一个人说，“看呀，我们已一致通过了要求撤退军队的决议”——我们知道有以多数票通过的决议，但这些却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但是你不但不撤退军队，反而运进了比原来多出十倍的军队”。有谁曾出而反对呢？地中海成了土耳其用以进行侵略的海洋。除了人数不多的国民警卫队以外，塞浦路斯可说是没有空军、海军和陆军。所以结果是四百辆现代化的坦克车和九辆陈旧的坦克车相对抗；最初以为是一次普通的入侵变成了屠杀。同时，安全理事会却非常安详地在坐谈，那些应该保卫地中海和平的人们从未有所作为。

这难道是世界前途有希望的迹象吗？也许是的，也许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事态的一种趋势。也许这是无可避免的，是早就注定了的，是应该如此的。而且，侵略者所用的武器是它作为一个强大联盟的成员而拥有的武器，有协议规定这些武器是不能用于防卫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的。可是在这六个星期期间，当这些武器被运输到塞浦路斯时，没有一个人出来对侵略者讲一句话。没有一个人说：“你必须停止这样做，因为象现在这样使用武器，是非法的。”这是另一个方面。

这是应该掩盖的吗？我们知道有一个不掩盖的原则。因此，我希望，如果我不参与掩盖，人们将会原谅我。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局势，就是这样。塞浦路斯遭殃并不太重要，小国多一个或少一个，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也许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的世界是合一而不可分的，特别是在这个互相依恃的时代，在一个小国发生的事件是会有影响的，别的国家必会受到它的道义影响。不管喜欢不喜欢，不管是否注意到这种事态，以事态的本质来说，塞浦路斯的局势——我不必再加叙述——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事实上也已经受到了影响。我们注意到在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内，中东局势就大大地恶化。这在国际新闻报道，至少在我阅读的某些刊物中，已有评述。我们决不可忘记，中东是最危险的地区，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和平、联合国、

正义、不侵略和不使用武力之类的概念经常地在中东受到注意，以避免造成情况，让某些人和某些国际报刊可以说：“在塞浦路斯事件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只有武力才能得胜”。

这难道是为世界立下的好榜样吗？这样做难道是聪明的吗？在中东这样做，选择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地区，难道是聪明的吗？我必须告诉诸位——我感觉到这一点，我确信是这样的——如果会发生世界战争，爆发的地点将在中东，也就是我们正在上演戏剧的地区。为了满足某甲和某乙的幻想，我们正在玩弄这个局势。我们的智慧在哪里？这使我想起埃利奥特的一首诗：“我们的智慧何处去了？我们有了智识就失去它”。人类获得愈来愈多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智识，但却失去了智慧。这首诗接着说：“我们的智识何处去了？我们有了资料就失去了它”。我们从四面八方得到无数资料，从新闻媒介、电视、报纸和各式各样的来源都得到资料。可是这对人类的智慧有帮助吗？

假如我的话使有些人不悦，还使其他一些人听了想睡觉，我很是抱歉。但事实仍然是，我们获得了智识，却失去了智慧，这是今日世界比过去每况愈下的唯一解释。一面是道德堕落，一面是科学进步，这样成吗？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此。

我不想多谈全球性的问题，事实上，这倒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我要详细地谈论一下这个塞浦路斯问题。从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并通过决议的可悲日子以来，又经过了许多月。可是，决议又执行得怎么样呢？是不是联合国只是通过决议而永不执行，对促使决议生效根本无所作为？宪章明确规定安全理事会决议应予——所用的是“应予”两字——执行，而且还规定了执行的方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有侵略行为时应断定可由安全理事会出面干预的事例。出面干预是有的，是通过决议，但另一条，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执行的办法，说必须要以除了使用武力以外的各种办法执行决议。第四十一条并不要求使用武力，但规定了对入侵者或侵略者施加压力使它停止侵略的各种其他办法。第四十一条中有这样

的规定。第四十二条明确地说，如果这些办法不足以制止侵略和战争，或任何此类事态，就应为此目的采取其他措施。但惯例——有些人还说这是一种常被采用的惯例——是通过决议而不执行，并想方设法地把大事化小。

这种做法有时也行得通，但并不永远行得通。在目前的例子就根本行不通。在这个例子之后，当然还会有其他例子，也行不通。凡是在行得通的地方，例如在中东，也不过是使战争局面延续下去。

安全理事会第343(1973)号决议虽已通过，但却没有执行。在中东的例子，决议得到了势力均衡的帮助。在塞浦路斯，势力并不均衡；它纯粹是国际安全的问题；塞浦路斯的情况是，根本就没有均衡，因为没有均衡，所以就很少有人过问。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真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事。我想，为了挽救塞浦路斯的局势，现在应该找寻某些执行的方法。说起来当然很容易：“继续进行谈判。”但当侵略者正占领该岛的大部分，并在岛上发号施令——甚至在安全理事会也不容讨价还价地提出条件——时，又怎么能进行谈判呢？在实行占领的外国侵略者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说：“如果你不接受这一点或那一点，我就要开始攻击。我可以随意攻击，因为根本无所谓国际安全。”试问，这些谈判会平等、合理和公平吗？这样的局势能给人带来希望吗？

我现在想再谈一谈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对这项决议并无不满之处；但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在我今天给您主席先生的信中，就这项决议草案提出的三点，就是它应直接地或隐含地包括——我希望它是隐含地包括——秘书长在七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期间提出的所有临时报告，使决议草案中

“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的秘书长报告注意到……”，一语隐含地包括那些报告，因为反映塞浦路斯局势的是那些报告，而不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的报告，只阅读后面的一件报告是不足以了解当地的局势的。

因此，我假定决议草案中凡是提到

“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的秘书长报告注意到……”，

一语就必然也包括秘书长在一九七四年五月的报告以后所提出的一切报告——这些报告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提出的第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凡是想知道今天的塞浦路斯局势的人，必须要能知道在塞浦路斯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以致会出现这样的局势。

如果你阅读这些报告，就能知道在别处根本连提也不提的某些事情。那就是一再提到的以凝固汽油弹实施轰炸。如果你读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的秘书长报告，就无法知道这项事实。我将引述其中某些报告。

S/11353号文件所载秘书长报告的第六段说，法马古斯塔地区遭受到凝固汽油弹的轰炸。如果你仔细地阅读这些报告，就会发现有持续不断地使用凝固汽油弹的事实。直到我按照日期先后顺序阅读这些报告，我根本不知道以凝固汽油弹施行轰炸是如此地广泛。我顺序阅读这些报告，是为了要对现在这份报告有所补充。除了其他的事情不谈，我在S/11353/Add.25号文件里看到，单就联塞部队来说，

“在拉尔纳卡区，一架联塞部队的巡逻车，漆有白色的联合国标志并插有联合国旗帜，在哥西以南两哩的地方遭受土耳其飞机的袭击。土耳其飞机三次向车辆俯冲射击，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时击中该车。奥地利分遣队在该车有四名兵士，三名死亡。联塞部队指挥官向土耳其指挥官提出严重抗议。”(S/11353/Add.25, 第16段)

后来，在法马古斯塔区，我们发现：

“(a) 三名死亡，全是奥地利分遣队人员。关于这件事，调查结果……发现受害者全死于凝固汽油弹。

“(b) 三十二名士兵受伤……”。(S/11353/Add.28, 第15段)

就是这些伤亡吗？不。到处都有凝固汽油弹；我提到的只是与联合国部队有关的一些事例。

在这些报告中，我们也看到反复轰炸毁坏医院——各种各样的毁坏。

我们现在要谈到人道方面。土耳其军队不准供分发用的食物运送到目的地。他们说：“我们将领受这些食物；分发食物，是我们的事。”但是，由于这种态度，红十字会认为不能再运送任何食物，这是这些文件所报导的实例。我不想再化费时间来指出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我愿强调，凡是想了解塞浦路斯局势的人，不能只阅读秘书长最近一次的报告。他必须考虑到在此以前的各项报告，因为那些才是关于局势的真实报告。

在 S/11468/Add. 4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报告的第 11 段——真是非常有启示性的——我们读到：

“令人关切的是住在土耳其控制地区的中心地带约 2,000 名希裔塞人的情况。”

当然，这还是避重就轻，不足以反映真实情况的说法。我们知道，我们同意，而且我们也接受联合国报告中避重就轻的说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必须要设法大事化小。可是，它们总不能粉刷太平，一点也不透露事实的真相。

“继续住在卡帕斯地区的 8,000 名左右希裔塞人的情况越来越坏。对于仍住在凯里尼亚地区各村庄的 2,500 名左右希裔塞人的情况所知甚少。”(同上) 情况不明，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还提到了住在土耳其控制的莫尔富，正处于悲惨境地的 400 名希裔塞人。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国部队没有能获准进入该地区。这份报告曾一再提到联合国部队不能获准进入该地区，它的工作也受到阻挠；但

“在国民警卫队控制下的地区，联塞部队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因此可以对该地土裔塞人的安全和人道需要作出重大贡献。”(S/11468/Add. 4, 第 4 段)

但联塞部队分遣队却被土耳其部队强迫围困在法马古斯塔的卡尔·古斯塔夫营地，在有围墙的城市的四周还发生了若干起劫掠。

虽然我不想一一列举，但还有其他干扰和不让联塞部队执行任务的事例。在这份报告里，秘书长也提到了联合国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所遇到的恶劣情况。

所有这些都是对我给主席的信而说的，也就是为什么我已在信中指出，在决议的执行部分第5段，即：

“再次呼吁所有有关各方给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充分合作……”

之后应增加“容许该部队有所需要的行动自由，”然后再接原有字句：“使继续执行其任务”。虽然没有明言，但我认为它隐含着这种意思，就是“容许联合国部队有行动自由”。我想，为了使联合国部队能够执行任务，这是秘书长所特别需要的。这是这二点，我假定它已隐含在决议里。

第三点是关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的执行，特别是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S/11574）已赞同大会决议，我对这项决议草案感到满意，因为它隐含着其他两个部分，实际上也可说是包含了这两个部分。

因此，我不想再多化时间。我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阶段，但是讲述这些事情，是完全必要的。

在结束以前，我愿再次向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和他在此地和在塞浦路斯的同僚，对他们依据宪章原则和联合国目标，为促进塞浦路斯和平与和谐而作的不懈和值得高度赞扬的努力，表示我国政府的深切感谢。

联合国部队在非常艰困的情况下正在尽其所能地执行任务。但是，我认为，设立联合国部队的决议给予它一项超越了社区间范围的任务。它有一项国际性的任务，因此，在这个严重的时刻，只要为保持土耳其部队和塞浦路斯据点之间的停火所必要，它就可以调动部队出面干预。决议非常清楚地显示，它具有明显的国际性格，因为它一开始就这样说：

“鉴悉塞浦路斯的现有情势势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如不……其他措施……，可能更为恶化，”（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

然后接“念及联合国宪章各有关条款”，并引述第二条、第四项：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因此，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可以在国际关系上使用联合国部队，并无须对其任务有任何限制。我不愿再详细申述这一点，但是我们希望联合国部队在人员编制和任务方面，都能有效地执行工作。

我们对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耐心并干练地执行严重而艰难的工作，表示热烈的感谢。我们也要感谢联合国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他以真实、耐心和忠诚对待他的原则和部属，有效地执行非常繁复而又微妙的工作。我们也要对他所统率的官兵的无私服务和牺牲，表示感谢。对于本着崇高的责任感和对通过联合国保全世界和平的概念的忠诚，慷慨地贡献人力和金钱，使联塞部队得以执行任务的那些国家的政府，我们也要表示由衷的感谢。

主席：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不知道按照议事规则象我这个非理事身份的人——我却是这个崇高机关的会议的经常参与人——是否也可向你道贺。不过，在以往，我是这样做的；所以请容许我作为你的一个私人朋友，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主持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满意之忱。你那作为一个有经验外交家的著名和公认的品质，你在最紧要的几次理事会会议中所表现的机智和容忍、以及你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密切注视和了解，使得至少在我们这方面一直期待着的一次建设性的辩论得到了保证。

我国代表团曾迭次表明，如果忽视塞浦路斯的现实，将会严重损害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寻求和平努力的效果。在我们有机会表示意见时，我们总在理事会内正式表明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以前举行的各次长时间协商中，我们也曾一再说明这一点。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这次这个决议又一次未能注意到这个现实，而在它的序言部分第4段中提到一个我们认为不存在的实体，即“塞浦路斯政府”。

当然，土耳其政府将接受联塞部队驻留塞浦路斯，这是祇因为它真诚认为，联塞部队的驻留是塞岛现状中所必需和有用的。

关于刚才通过的决议，我抱歉地要说，我国政府不认为它受该决议各项规定的约束，因为如我所已解释，这个决议不反映出塞浦路斯的现实。

关于这次理事会会议所通过的第二个决议，我要说明如下。这决议主要以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为依据。我国政府对该决议的解释已由那时土耳其外交部长图兰·居内什先生加以说明。我国政府仍坚持作那个解释。

这一次是在全面新情况之下将联塞部队的驻留时期延长。正是因为塞浦路斯的情况已经改变，秘书长以他的智慧和秉承本组织最高法律标准，认为联塞部队的延长驻留必须征得塞浦路斯法统的目前仅有代表同意这一影响整个塞浦路斯的行动。这将是我们对政府所下的定义——如果说塞浦路斯仍有一个政府的影子的话——；我们对“政府”一词的解释，认为是指总统和副总统或更正确地讲，指土裔塞人和希裔塞人两个社区的领袖；他们正在塞浦路斯致力建立一个合法政府，这是比其他任何事情更加需要的。

这些新情况和造成新情况的今年夏季的事件，已由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所以，我无意进入谈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不过，我要对一些似乎被忽略的、或似乎受到歪曲的现实，有所评论。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挑起或开始任何争论，而只是希望循着一个健全途径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此事主要端赖直接有关各方和其他任何国家——这些国家现在决心发挥其努力借以获致为大家可接受的一个和平解决办法——对于某些事实的确认。

我不惮重复觉得必须加以说明的第一点是我们这个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对下列问题的答案：什么是塞浦路斯共和国？谁代表塞浦路斯共和国说话？塞浦路斯共和国中现在实际上有一个政府吗？

我们已经听了希腊大使的演说；无疑的，希腊大使将在我之后再发言。塞浦路斯共和国原意是一个建立在两个社区上的国家，很自然的，这个国家的政府原意是这两个社区的政府。当塞浦路斯岛上的政府开始成为维护其中一个社区的利益、希望和优越性时，问题便发生了。这个政府于是就丧失了其合法性，逐渐沦为仅是一个实际上的行政机关。那便是过去和现在我一贯地反对罗西迪斯大使代表整个塞浦路斯说话的理由。我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不尊重罗西迪斯大使：在我看来，他一直是一个为希腊利益着想的忠实代表，不过，这也正是使得他丧失资格来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原因。

这届大会期间，在每个委员会中那些坐在塞浦路斯名牌后面的所有人士，在世界人士心目中只不过是希腊的代表而已。事实上，他们的演词与希腊代表的演词是没有分别的。

这届大会期间，特别政治委员会聆听了塞浦路斯两个社区代表的演说。联合国各会员国不是才逐渐认识到现时存在着的双重性和歧见吗？试问理事会的理事国在过去十一年间曾看见过土裔塞人代表一月以前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中所说的话、与理事国所听到的自称为塞浦路斯代表的那些人的发言以及在每个国家的首都那些自称为塞浦路斯的代表的人的讲话、两者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此外，罗西迪斯大使似乎对塞岛现状并不清楚；也许他离开那里已太久了。他不是终于在所有事情发生以后，以不可相信的令人作呕嘴脸，利用赞扬已故秘书长吴丹的场合，讲到了塞浦路斯一元化的国家形式吗？在那个场合，他曾擅用他作为亚洲集团主席的资格，正如以他为首的代表团十多年来在这里一直僭用塞浦路斯的宪法一样。

我认为，上述情形不应再予容忍。

我必须诚实的说，如种种事件证明，片面化的作法对和平前途是没有帮助的。我怀疑将来还会有帮助。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正式文件中更明白地反映出这种双重性。

讲完这些之后，让我转谈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凡对塞浦路斯问题不很熟悉的人，在阅读秘书长的报告后，容易有一个错误的速断。我以为该报告所反映的景象不是出于故意的；不过，我们读后以为，今年夏天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情是一方面是土耳其部队和土裔塞人战士与另一方面是希裔塞人国民警卫队两方面之间的事情。

我注意到罗西迪斯大使在刚才的发言中，亦曾提到应该阅读较早的各项报告；他抱怨说，如果单单阅读秘书长的报告，便不能得到塞浦路斯情势的真相；不过，他却谨慎地以七月二十一日以后的各项报告为开始。

可是在七月二十一日以前曾经发生一些事情；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显然被略而不提，这个因素在以往和在现在仍然起着一项重要作用，并且无疑地在将来继续起着一项重大而且希望是更加积极的作用。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希腊能置身事外的。一九六三年，当战争首次爆发的时候，积极进攻土耳其社区的便是希腊国家特遣队。后来，因有缓和一九六七年危机的协定，帕帕多普洛斯委员会乃将应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请求由该委员会以前的希腊民主政府派往塞浦路斯的一万名希腊兵士撤回。马卡里奥

斯大主教的演说曾对约安尼德斯委员会的过去行为有惊人的揭露；就是那个委员会后来发动了政变。那政变导致了七月二十一日以前的种种事件。

如果我说明大家都知道的一事，即是土耳其和希腊的国家部队在七月和八月进行最猛烈的战斗，我并不是泄露一项军事秘密。现在和过去一直非法的所谓塞浦路斯军队，即现在叫做的希裔塞人国民警卫队，不但在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希腊军官指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仍是由希腊的各级士兵所组成。研究塞浦路斯问题者不应忽视这一个因素。

我所要加以评论的主要是这两点。现在让我扼要地向一些方面重述我国政府的立场；我希望这个立场能使所有方面安心。土耳其政府认为塞岛问题只有和平解决一途。如我们迭次在每一个正式场合所作明确表示，我们对塞浦路斯没有领土要求。我们最为关切的是土裔塞人社区的安全和幸福，其次是塞浦路斯两个社区的安全和幸福。

过去十一年，我们一直试图用每一可能的和平渠道来达到这个目的，使生存遭受威胁的土裔塞人社区的人民得到幸福。对方的坚拒承认某些事实，才导致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土耳其干预塞浦路斯是为了要终止一项无助于两个社区和平共存的形势。土耳其干预塞浦路斯是为了要终止一项无助于两个社区和平共存的形势。我国政府毫不怀疑它的行动的合法性，不过它并不认为这个行动本身就是目的。

如我们常常所说，我们准备与其他直接有关方面开始进行有意义的谈判，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塞岛问题。我们的经验昭示，两个区域的联邦式的办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不但系符合联合国的原则范畴，而且也符合我们曾庄严签署的国际条约里载明的义务。我国政府凭着这种心理，欢迎塞浦路斯两个社区的首脑来进行建设性对话。

我们深切希望希裔塞人社区内新近的各种调整不会对谈判机会有不利影响。那将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它会增加两个社区的困难。关于这事，我必须强调——

因为通常很少提到这件事——我国政府对土裔塞人深感关切，他们之中约有三万人现仍生活在希腊控制的地区中。我们诚意地希望大家正确认识到他们的安全是同塞岛全面平静不可分割的。

在结束我原拟作的发言以前，我要向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以及联塞部队指挥官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我们的感激。

因为这似乎是我今年向理事会的最后一次致词，所以，我希望我亦能对那些任期届满的安全理事会理事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深切感激。我们曾在一起度过一些重要而有时紧张的会议。我们将铭记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诚意和谅解。

主席先生，我原拟作的陈述到此为止。你不必过分害怕，我不会在这个陈述以后再讲得太久；但是我有些话要说；我要讲一讲我不得不要说这些话的理由。首先，在我以前的发言者以他的说话技巧再度成功地引诱我要答复他对我国的一些指控。这便是我将补充一些话的理由之一。此外——这一点比较严重——他并且是几天前散发的一封函件的作者，而这一函件引起了某些反应。

我已表示我们希望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以达成一项和平解决。这亦似乎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希望。对于敦促我们进行谈判的朋友们，我有一项请求。请他们告诉我们同谁谈判。不是指派了谈判的人便算表现了谈判的意愿，谈判人必须要有进行对话的意向和决心。如果说我讲得不够清楚，我现在建议理事会各理事读一读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印行的一项安全理事会文件——这文件的日期与秘书长的报告日期相同，所以是经过事先拟制的——其文号为 S/11569，是希裔塞人代表所提出的一封信。我要问一问理事会的理事，他们是否认为撰写这二十八页有着仇恨、谎言和污秽文字的这种心理状态是对谈判作好准备的证明吗。这封信是由塞浦路斯冲突一方的代表具名，在逻辑上讲，它应该反映出那一方的意见。是不是？

塞浦路斯的那一方的正式谈判人说的是一回事。他们的所谓领导人说的是另一回事。而他们在这里的代表说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教我们去相信谁呢？这便是

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的问题——一个独立和不结盟国家，其政府在同它自己国中的另一个社区开始谈判以前，却要取得一个外国政府的同意。我认为现在是终止伪装和承认大家现在所共知的真实情况的时候了！

罗西迪斯大使已提出或多或少系他较早文件汇编成的一项文件——这使得我们甚至更加难以了解为什么他要选择那个特别时刻提出那个文件；为了提醒理事会各理事起见，我要提到一些其他的文件，这些文件应与罗西迪斯大使的文件一并阅读。我必须这样说，虽则我不以为那些文件的文笔有什么高明，但是它们的英文体裁——也许不完全是那么好——至少大多是符合外交词令的。这些文件如下：S/11365（恕我略去所有日期，因为文件名单很长），S/11394，S/11409，S/11410，S/11412，S/11420，S/11422，S/11425，S/11432，S/11435，S/11439，S/11458，S/11462，S/11466，S/11489，S/11493和S/11505。

对人类使用暴力所造成的无辜生命的丧失或痛苦是可悲的，但战争使得这些情形无可避免。我们应该设法避免或消弭战争。但是，对我来说，代表鄙劣之尤的人类行为——在罗西迪斯大使那个文件中所载的各种罪恶即使证明是真的，其可怕程度也没有一个能与这种行为相比——是塞浦路斯的希腊正教牧师天真地讲给本组组织所有代表听的一个事件；这些代表曾倾听这个大主教述说有穿着希腊军服并同他友善的一个人，如何向他建议把塞浦路斯岛上的土裔居民杀绝。主席先生，你和我以及这个会议厅中的人——我确实相信当然包括罗西迪斯大使在内——都不会在日常生活有职业凶手建议为我们铲除个别敌人。我亦不曾听说或知道会有人对任何政府中的任何政治家提供过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建议。究竟是什么样的恶劣气氛笼罩着尼科西亚——在这里我喜欢用“尼科西亚”而不用“莱夫科萨”——的拜山顶宫廷，而使得这种谈话成为可能，甚至敢于想象。我相信这个崇高机关中的每一个人想到此一景象都会战栗。然而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大家都应该记得国际报章上发表的一张照片——国际报章通常是罗西迪斯大使不予置理的，但是在他上

次的信中却大事提到国际报章，因为土耳其是那些新闻报道的对象——那是一张马卡里奥斯的照片，他胸前挂着十字架，面露笑容，正在为一枚手榴弹祝祷，而这枚手榴弹是意图瞄准来炸死或伤残岛上一大群属于错误信仰的同胞的。过去是这个人，现在也是这个人，如今当我望着这张照片时，我甚至看见一种因果报应（马卡里奥斯的继承者是一个极端嗜杀成性的刽子手）。由于某种不明白的原因——弗洛伊德也许会对这个原因加以分析——希裔塞人似乎对染满血迹的手有一种特别喜爱。

主席：谢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现在请下一位发言人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因感到我现在是安理会的一个当事人，我希望我是一个好的当事人；我要祝贺你担任理事会主席。这个会堂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你有信心，我又要说，我个人对你在本会议两天前处理困难的协商的办法以及更早所作出的各种努力，深为钦佩。

我相信我应先向秘书长表示谢意。以塞浦路斯问题来说他是一个重要角色。可是在他的报告所包括的六个月期间以及我要称为塞浦路斯的悲剧的期间，他的工作和使命已变得十分不同十分困难。塞浦路斯岛全体人民应感谢他。可是在这儿我要说的是希腊人民我们永不会忘记他在真正打仗时所帮的忙。他并不是帮助我们，他帮助的是大家。那是他的长处。因为帮助大家，也就帮助了联合国。我肯定我的土耳其同事会认识到这一点。然后他帮助实现停火，我们都知道那是多么令人感到失望的事。他多次来雅典访问；我国政府对他每一次来访均表感激。停火后，他安排了尼科西亚会谈；这是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会谈。秘书长主要是在纽约帮了忙；他的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即在现场帮忙。这常是一种需要勇气的工作。我们钦佩他的各种努力和他的智慧。我本人在纽约时多次和副秘书长古耶尔先生及厄克特先生他们打过交道。我想赞扬他们的能干，衷心感谢他们对塞浦路斯悲剧和我本人所表示同情的态度。

最后我必须向提供联塞部队军队的各国及落实这一办法的人们表达我国政府同样的谢意。希腊政府和人民尤其要感激为和平殉职的联塞部队人员的家属。秘书长的报告是一个力图装作没有悲剧的一个悲剧故事；内容是保留的谨慎的。可是我们对该报告并无其他期望或要求。秘书长毋须提出论断，我们可以提出判断。同时，假如我们要下定论，报告已给了我们充分的资料和事实。报告记录了停火次数和同等次数的破坏停火及在塞浦路斯领土的同等次数的进军。我念出报告关于破坏停火和推进的第26段的内容。

“有好几次，联塞部队在这方面的意见受到注意，推进的部队均经撤回。

另外也有在八月十六日以后占领的地区坚守不退的情形。特别是土耳其在下列日期在下列各地区的推进：八月下旬在皮罗伊地区，九月中在加里尼地区，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在泽克利亚英国主权基地以北地区以及最近在尼科西亚以西的耶罗拉科斯地区。”（S/11568，第26段。）我想强调“最近”两字请大家注意。可是为了客观起见，我继续把同一段念下去：

“国民警卫队亦有破坏停火的移动，均经联塞部队看到并加以处理。”（同上）报告在另外一章列举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数目以及同样次数的违反决议。

可是最令人震惊的一大概因为有强烈现实感的关系一是报告里对被占领的北方和自由的南方所作的比较；尤其是有关联塞部队行动的比较。引述第31段和32段：

“自从土耳其进行干涉以来，一般讲，联塞部队在土耳其部队控制的地区中的移动自由便一直受到限制，而土耳其军事当局曾好几次要求把联塞部队观察所和军营从这些地区撤走……”（同上，第31段）。

“……在塞浦路斯北部地区，因军事当局施行限制，使得执行这些任务发生困难……联塞部队的不能如保护南部土族塞人那样来同样保护北方的希族塞人已受到塞浦路斯政府的多次抗议……”（同上，第33段）。

很明显，联塞部队在北部受到蓄意的刁难。这对联塞部队是不公平的，对希族塞人也是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土耳其政府故意漠视安理会各项决议而发生的。如果土耳其政府象该国大使刚才所表示的确有诚意经由谈判而获得解决，我认为因即改变对联塞部队的态度，这样才能有所帮助。希腊政府同意秘书长建议把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再延长六个月。我们也认为延期是必需的；事实上，不单为维持停火所必需；不单为保障居民安全提供人道方面的救济援助所必需；而且，我要强调，部队的存在是寻求局势的和平解决所必需的。部队的存在使目前的日子好过一点；可是如果它的存在把这种日子拖长下去的话，那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最直接有关的不论是希族塞人或是土族塞人必需对这一点有所了解。他们双方均有悲惨的经验，应能帮助他们了解这一点。实际上，如果土耳其让他们

了解，我深信他们会体验到了解到这一点。 迅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对希土两方均为必需；对整个地区的和平亦为必需。 但最需要迅速解决的是塞浦路斯人民；希族也好，土族也好。 目前局势不单使战败的希族塞人深受痛苦，也使战胜的土族塞人深受其苦。 请让我念出由尼科西亚发出十二月九日（上星期一）刊登于伦敦《每日电讯》的电报。

“二万五千土族塞人听从他们的政府官员的号召放弃了岛上南部家园向北迁移，现在在他们之间弥漫着失望和不满。

“虽无法从军事控制下的地区获得确实数字，但已知有数千人既没有家，也没有工作，也没有钱。

“我碰到的人说，他们的日子比在南部的希族塞人难民更不好过。

“有些人已试图溜回主要在拉尔纳卡和利马索尔区的自己的家。

“其他的人虽想离开可是有理由相信会受到在北部大权在握的各军事司令（而不是登克塔斯先生的土族塞人政府）的阻止。

我应当把刚才最后的一句话特别对切里克先生讲。 他最近是在纽约的，不是在塞浦路斯占领地区；等一会儿我们将乐意倾听他的讲话。 借用我的土耳其同事的措词来说，这是我原来的声明。 我要对他的讲话提出两三点意见；同时我希望比他更为扼要简洁。

奥尔查伊大使提到安全理事会刚才一致通过载于S/11573号文件的决议时，向我们宣称，他的政府将不受该决议条款的约束。 我只能说这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更遗憾的是土耳其认为它不受许多其他安理会一致接受的决议的约束。

奥尔查伊大使颇详细的解释了他的政府为什么和怎样不承认塞浦路斯政府。我只好说，这是令人遗憾的，尤其是鉴于事实上有137个国家承认塞浦路斯政府，土耳其是唯一不承认的国家。 在他结束讲话时，他提到我想是由塞浦路斯代表分发给理事会的一个文件。 我相当惊异地看到土耳其代表见到这文件大吃一惊，而不是见到文件所描写的各种行为有所惊奇。 我要让罗斯迪斯先生来解答这一问题。他不承认塞浦路斯政府，他甚至把罗斯迪斯先生称为希腊人大使，把我称为希腊的大使好。

只要他适当的称呼我，我就不介意。我只怕他会在理事会里会制造混乱；但我相信本会现在已习惯了这种种的作法。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的切里克先生。

按照我们在会议开始时的决定，请切里克先生在会议议席就座。

依主席邀请，切里克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议席就座。

主席：请切里克先生发言。

切里克先生：主席先生，我想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让我参加今天安理会的审议。

一九六四年土族塞人被武力驱逐出他们的政府后，从此以后塞浦路斯在联合国就由一个希族塞人代表团出席代表；但他们并不代表，也不能代表土族塞人社区。我因此十分感激今天有机会来表达我们社区的意见。刚通过的决议已把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延长六个月，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止。这件事已咨询过塞浦路斯副总统的登克塔斯先生，他是土族塞人社区领袖，也是土族塞人自治政府主席。他通过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派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对这项延长任命表示同意。

我相信联塞部队是有用的；同时希望塞浦路斯问题不久能和平解决，希望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后无需再将任命延期。

我想对所有同联合国工作有关的人员致意：秘书长阁下，他的特派代表，联塞部队司令，部队官兵和秘书处的成员。他们都值得我们充分赞扬。

我也向哪些对联塞部队提供人力和财力的各国表示谢意。

刚通过的决议里用了“政府”一词。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政府问题。

塞浦路斯问题现在不是少数或多数的问題，少数民族只能在国家中生存；因为没有一个是塞浦路斯人的国家，塞浦路斯不可能有一个少数民族社区。事实是我们在塞浦路斯有两个性质不同的民族社区；是塞岛独立中的平等伙伴和共同缔造者。今天的所谓塞浦路斯政府并不代表土族塞人社区。因此，在联合国的希族

塞人代表团只能替希族塞人那一边讲话。

真相是，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岛上就有两个完全分开，性质不同的行政机构，一个是希腊人的，一个是土耳其人的，分别治理希腊人地区和土耳其人地区。希族塞人行政机构从未向土耳其人控制的地区提供过政府的服务。同时马卡里奥斯的指令也从未在那些地区通行过。因此，象这样的政府实际上是空的不存在的。

塞浦路斯共和国这一实体只存在于国际关系上；而在国内它分成两个部分，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提到塞浦路斯立宪政府的话，那就是总统和副总统制度，也就是由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所代表的政府。同时，只有这一说法才是刚通过的决议序言部分第4段的合理解释，因为假如“政府”一词是暗指完全没有和完全不能代表土族塞人社区的希族塞人行政机构，那么我要记录这一点：该决议将对土族塞人社区不发生约束力。大会考虑到岛上的这个现实，在其十一月一日的3212(29)号决议中，十分明智的避免了采用“政府”一词。安全理事会今天已赞同了这一决议。

在上个月特别政治委员会举行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时，希族社区和土族社区的代表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我在一很长的声明里，申述了土族塞人的立场。我并不有意在这儿重复我一个月前讲过的话；可是因为我找不到机会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表达这种意见；这种会议上只有希族塞人讲话；所以我还是想就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通过以及今天安理会赞同的第3212(29)号决议，公开表达我们社区的意见。

原则上，土族塞人社区认为这项决议大体上可以接受。

我们欢迎向各国呼吁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政策；

土族社区的不懈的努力和种种牺牲，是塞浦路斯岛独立的唯一有效保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如果不是因为土耳其人社区和土耳其的保证，从不要独立，反而串同希腊并在希腊支持下为希塞统一运动进行斗争的希族塞人早就会摧毁了这个独立的共和国，而将塞岛和希腊合并。土族社区将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支持塞浦

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通过秘书长的斡旋使两族社区代表在平等地位上进行各种接触和谈判，表示称许一节，我们也表同意。 我们的社区将尽其所能协助谋求通过谈判而获得解决。

至于有关难民问题的执行部分第5段，应体会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和最后的政治解决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塞浦路斯难民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 只不过它对希族塞人方面是新的吧了。 土耳其人社区已经面对难民问题十一年之久了。

由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七年，塞浦路斯形势坏到极点，土耳其人村落一个个的遭受到希族塞人以及希腊大陆的联合武装军队的大规模袭击，土族塞人因而害怕回到他们抛弃的家园和村落—这些村落不是土耳其人占少数的土希混居村落就是受着敌对的人口众多的希腊人村落包围的小的孤立的土耳其人村落—马卡里奥斯，明明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土耳其人因安全关系不能重返自己的村落，却不断号召他们重返家园，答允修整他们的家园，给予重建的经济援助。

可是当希腊和土耳其濒于战争边缘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科菲洛危急过后；同时希腊在压力下被迫撤退它在岛上为数超过10,000人的军队；此后格里瓦斯被召回雅典，岛上情况比较正常，有些土耳其人还可以冒险重返自己的村落。 不管他马卡里奥斯从前在联合国，在国际报刊上和其他论坛上所作的种种官式声明，他竟然用种种借口拒绝让他们重返家园。

希腊方面拒绝修整土耳其人难民的家园；这些家园在一九六四年遗弃后不久，受到希族塞人的抢劫和毁坏。 同时在有些情形下，土族塞人行政机构可以筹得必需资金修整住房时，马卡里奥斯竟滥用职权，决定谁可以谁不可以返回家园和村落。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已开始草拟那些不应允许和的确不许重返他们家园的“不受欢迎人物”的名单。 波塔米亚的德雷利库伊村就是这种办法的一个好例子。 他们不单不许象尤斯夫阿里卡里的有些土耳其人返回这个村庄，连包工也受到希族塞人警察拦阻，不准修整房屋。

在其他情况下，象在尼科西亚郊外的奥莫尔斯塔，有6,000土耳其人在一

九六三年十二月被希族武装人员强行逐出；该村被称为“太敏感”不容任何土耳其人在附近。十一年来，土族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被禁止接近他们的家园和财产。

土耳其人方面多次被请求抛除一切政治考虑和一切成见，在联合国主持下成立一土耳其人难民重建联合委员会。这些请求均遭拒绝。

安全威胁存在一天，难民问题就一天不能解决。

发动七月一日政变的非法希腊大陆军官仍留在塞浦路斯，指挥着配备优良的希腊国民警卫队。

此外，格里瓦斯的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这个恐怖份子组织的副手士塔伏罗，又名赛罗斯已被召回塞浦路斯指挥武装的希腊份子。

桑普森以及他的武装强盗仍逍遥法外未受制裁。

我们不断受到颠覆和游击战的威胁；同时对土耳其人地区的渗透仍在继续中。

难民问题因此只能在最后解决的政治解决范围内来处理。但另外有一个问题比流离失所的问题更重要更急迫。在希腊人区目前约有四万土族塞人每天为生命担忧，徨徨不可终日；他们在塞浦路斯岛的土耳其人区谋求庇护之所。最近来自塞浦路斯的报导并不十分令人鼓舞。土族塞人，有被希腊人抓来当人质或实际为俘虏的；有经常面对杀害、抢劫，强奸、纵火等威胁的；有试图找寻前往北部的路途的。他们受到希族塞人的剥削；有些被人谋财害命，如：内文马姆蒂，24岁；蒂詹斯马姆蒂，8岁；梅里安尼亚齐，16岁；乌尔费蒂·奥斯曼，23岁；塞梅·奥斯曼，3岁。他们是十天前乘坐了一辆希族塞人的出租汽车在前往北部的路上遭到谋财害命的。他们是两位年青母亲，两个小孩和一个年青的十余岁姑娘。这些在联合国有案可稽的而且在国际报刊上也有很多记载。南部的土族塞人的生活是悲惨的。

为了答复我十分尊敬的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大使，我想摘录一篇最近刊登于《纽约时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是关于在南部塞浦路斯的帕福斯的土族塞人的生活：

“社区生活实际已陷于停顿。学校自开火以来尚未开学。小学现在收

容那些在城里的房屋给摧毁或抢劫的难民以及很多逃难的村民。中学上个月莫名其妙地烧了；可是不管怎样，一直没有上课。经济活动已停顿了。商店遭洗劫，多数关闭。闲散已使一种行业一枝独秀：咖啡店已由10家增加至23家作为游手好闲的人的去处……土族社区行政机构的雇员照样得到由尼科西亚土耳其人区送来的薪给。在帕福斯，象在利马索尔一样，另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土耳其人把财物卖给希腊人。家具和家庭用具削价出售；因为土耳其人希望最终得到离开的许可，同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是的，也许今天的土族塞人行政机构不是真的富有，我们无法夸耀富有。但我至少可以这么讲：如果在“自由”南塞浦路斯有奢侈生活，我们的人民宁愿选择安全和生存的权利，不要奢侈生活。为了活命，土族塞人事实上仍是想往北走。如他们被希族塞人警察或军人拦截被迫回头走，他们不单无家可归，而且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因为他们为生计已失去或清理一切了。

这个十分急迫的人道主义问题必须立刻解决。在得到最后政治解决前，应允许南部的土耳其人北上，允许到部想南下的希腊人南下。任何住在北部的希族塞人想到南部去可以自由前往。

撤退塞浦路斯岛上的外国武装军队和外国势力及军事人员必须仍在一政治解决范围内进行，此种解决办法是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来处理塞浦路斯问题，并使双方均感满意，同时安全和互信也可在岛上建立起来。

虽然这件事对塞浦路斯问题中一方的土耳其政府关系比较直接，但对土族塞人社区的安全也有直接关系，因此不能和政治解决分离。只有在过去二十年来受难的土族塞人充分享受到生命和财产安全之后，土耳其军队才应从岛上撤出。

十年来，希族塞人方面没有呼吁过外国军队撤出塞浦路斯，因为这些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本人邀请来的希腊大陆军队。正如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向安全理事会讲话时所承认，

“……请希腊军官参加国民警卫队的不是塞浦路斯政府吗！说来令人后悔，我在这方面实在犯了错误，不该对他们那样信任，那样有信心。”（第

一七八〇次会议，第8页)

我已经说过，岛上的希腊大陆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希腊国民警卫队仍在加强实力，土族塞人社区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

土族塞人对塞浦路斯所抱的立场是明显的。正如一再声明的，我们赞成双区联邦制。我们相信地理上的联邦制将会防止过去各种痛苦经验的重演；将给予土族塞人社区一个十分需要的实在和具体的保障；同时将给予他们一个机会，在将来没有压力和歧视的情况下，力求经济发展。只有在双区联邦制下，两个社区才会彼此尊敬和平等相待；而不是象过去或是甚至现在那样彼此视作敌人或根本视作人质。地理上的联合对于塞浦路斯的独立和真正不结盟政策也是有效的保证。

土族塞人社区预备作开诚布公的谈判；同时我们希望希腊人方面将作出积极反应以达成一持久，和平和现实的解决。我们的社区一定会乐意合作的。

我不想在这么迟的时候来详细说明我们刚由罗西迪斯大使那里听来的动人的可是毫无根据的故事。可是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就此提出几点意见。

我们听到有人指控土耳其币在塞浦路斯——在土耳其人控制下的塞浦路斯各区使用。在七月事变发生以前，土耳其币是在塞浦路斯使用的。成千上万的游客惯于跑到塞浦路斯来；他们以土耳其币付给土耳其和希腊商人；同时他们是接受土耳其币的。七月政变和随后的各事件后，土耳其币更广泛的受到使用，同时我相信罗西迪斯大使知道背后的理由。因为我们不准使用在希族塞人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的各种方便；同时我们在尼科西亚必须有些货币流通。我希望他并不提议我们应回到易货制度的老日子去。

土耳其邮票在塞浦路斯使用。这是真的。自一九六四年所谓中央政府的邮政局拒绝服务土耳其人社区以来，就一直使用土耳其邮票。邮政局对有些村庄到一九七四年七月为止完全拒绝给予服务。在大会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里有充分的证据和例子。

再者，有人指控吉尔内已被土耳其同化，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吉尔内是凯里尼亚的土耳其名；同时依照宪法规定，土耳其文刚巧是共和国的官方语文之一。

我们由此可见，希族塞人甚至连一个土耳其名或一个土耳其城镇也容不下。 因为我们和外界隔离，而且没有邮递，所以我们在梅尔辛租用了一个邮政信箱—梅尔辛邮政信箱十号就是我们在土耳其的信箱号码—如此才能和外界通讯。 这是临时安排；我们希望在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后可以停止这个安排。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我想恭贺您担任了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记得，由于去年年底的各项重要事件，您当时担任理事会主席的任务并不轻松。阁下似乎运气欠佳，在您担任主席的期间正遇上各种复杂的问题，首先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审议的问题。因此我诚挚地希望您成功地克服所有这些困难。

我想向前任主席斯卡利先生致意，感谢他在十一月份没有让我们太操劳，这在大会二十九届会议工作达到顶点时极为重要。

安全理事会再次审议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任务延期问题。这个问题若不把该国持续的不正常局势考虑在内，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塞浦路斯人民的悲剧已经持续了五个月以上。该国人民已成为外国政治干预和军事干预的受害者。一个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前途正受到威胁。某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仍然在耍阴谋——塞浦路斯的悲剧主要是这种阴谋所造成。为了促进它们在东地中海偏狭自私的战略利益，它们威胁着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罗西迪斯大使在联合国所发表的声明可以清楚地看出塞浦路斯的局势继续紧张，充满了爆发新危机的可能性。外国军事干预仍然继续。尽管安全理事会曾作出关于立即停火和撤走所有外国部队的决定，这些外国部队仍然继续留在塞浦路斯领土，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不予理会。

塞浦路斯人民正受到极度的痛苦和剥夺。由于难民们被剥夺了他们的房舍、财产和生活的基本必需品，20万人以上——即超过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仍然处境悲惨。冬季即将来临又寒冷又多雨，他们的处境将更为恶化。

我们一定要指出安全理事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决定并没有获得执行，而是被那些在大会本届会议上高声宣扬必需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并确保执行其决定的人变成了片片废纸。这些决定——我特别是指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和357(1974)号决议——是以保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目的的。它们规定：外国军事干预立即停止，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撤退，以及恢复合法的宪政政府及其所有机构。

约一个半月以前，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从每一角度讨论了塞浦路斯问题的大会一致通过了重要的第3212(XXIX)号决议，大会的权威增强了理事会决定所体现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必须根据的基本原则。苏联代表团相信庞大和具有影响力的不结盟国家集团所拟订和提出的以及与塞浦路斯问题有关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所投票赞成的这个大会决议，连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构成一个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坚实基础，既按照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又符合了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安全理事会刚才所赞同的大会决议载有一项呼吁，吁请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立场，而且对它不采取任何不利行动，不作任何干涉。这项经大会通过，现为理事会所赞同的决议要求一切外国武装部队，外国军事设施和人员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并停止外国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干预。

该项大会决议还载有以下一项重要的规定，即必要时可在联合国系统内从事进一步的努力，包括谈判在内，以期执行本决议的各项规定，从而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在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基本权利。

执行该项大会决议的一个具体方法就是召开一个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由反映当今世界的政治状态的各方出席参加。

自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后，苏联即建议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苏联以大会所作有关谈判的决定为基础继续坚持这一解决办法。迄今还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替代这种解决方法；因为如果不能在联合国系统内公开和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便是让塞浦路斯这个独立、不结盟的国家的命运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集团的幕后阴谋任意摆布。但这将相当于联合国和它的大多数在国际上出卖了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其人民。

关于这一点必须再次强调：大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结果，以及它所通过的决议有力地证明和证实了联合国会员国清楚地认识到曾经强加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早年的伦敦—苏黎世的保证体系的前后矛盾和彻底破产。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该一体系并不反映出塞浦路斯及其人民的利益：这一体系强加于塞浦路斯与其说是为了保证塞浦路斯的安全和独立，不如说是为了外国

利益。事实上它的目标在于使帝国主义对于塞浦路斯内政的干预合法化，包括军事干预的合法化。这是帝国主义和炮舰外交时代一项可耻的落伍的政策。

苏联代表团对塞浦路斯持续紧张的局势表示深切关怀，认为有必要重申苏联对塞浦路斯危机的原则性立场和解决这一危机的方法。自东地中海爆发危机起，苏联一直支持塞浦路斯人民反对若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的阴谋的正义斗争。苏联坚决支持，并且继续支持确保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一切对该国内政的外国军事干预以及所有外国部队撤出该国领土。

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发表的苏联政府函件，勃涅日列夫同志的声明，以及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葛罗米柯外交部长所发表的声明均彻底和清晰地陈述了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则性立场。

事实上，自塞浦路斯事件爆发起，苏联政府基于它的原则性立场，谴责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侵略行为，并且自始一直支持塞浦路斯人完全控制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主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葛罗米柯同志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申明：主要的任务是打破塞浦路斯问题目前的僵局，终止对该国及其人民的暴力行为，确保对塞浦路斯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并为此目的，在联合国系统内召开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代表会议。

其后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证实了苏联所提举行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和派遣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到该岛的各项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只有二类人才害怕联合国积极参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一类是他们对于塞浦路斯政府所施行的自私计划可能会因此被暴露，另一类是宁可混乱，宁可该地区的局势更为恶化，不愿它获得解决，以遂其卑鄙的企图。

苏联同时准备对其他任何建设性的建议加以审慎的考虑和研究，我们唯一的条件是，这些建议必须是诚恳和针对解决塞浦路斯的危机，并且必须以恢复和维持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塞浦路斯政府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所有外国部队撤出该国领土为基础。符合塞浦路斯人民利益，并且能够解决这一危机的是这个途径。

而不是幕后的操纵或者帝国主义的交易。不幸的，这里必须指出：那些犹豫不决或者当初发言反对苏联建议的人迄今尚未为解决塞浦路斯的危机提出任何新的建设性的建议。大家应当记得，当时安全理事会的某些成员国和联合国的某些会员国劝告苏联代表团推迟提出这些建议，声称应让有关各方有时间尝试解决冲突的其他方式和方法。

然而，现在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看出，若干外国集团一直利用这些“其他方式和方法”避免按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在联合国系统内一个代表性的国际论坛上公开地通过诚恳的讨论来解决，而是以秘密方式牺牲塞浦路斯人民的重大利益，漠视联合国权威，支持幕后的勾结。

苏联一贯奉行根据原则的和公正的政策，准备使用一切它能使用的方法，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定，促进塞浦路斯危机的解决。

众所周知，塞浦路斯问题在今年十一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涅日列夫同志同美国总统福特先生在海参崴的谈判中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苏美联合公报中，双方就此问题作出如下的声明：

“双方讨论了当前的东地中海局势，双方申明坚决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朝这个方向作出一切努力。

“双方认为塞浦路斯问题的公平解决必须以严格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塞浦路斯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为基础。”

继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涅日列夫同志前往法国访问，并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吉斯卡尔·德埃斯坦先生会晤和谈判后所发表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七日的法苏公报亦曾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以下的协议：

“苏联和法国对塞浦路斯危险的局势的继续表示关切。双方根据的前提是塞浦路斯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必须以充分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严格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决

定。苏联和法国支持所有外国部队尽早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所有难民能安全地重返家园。”

安全理事会三个常任理事对塞浦路斯问题所采取的这一立场，连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构成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坚实基础。苏联将会一如既往按照《联合国宪章》崇高的宗旨和原则，在恢复和维持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继续竭尽全力。

苏联坚决谴责对插手塞浦路斯事务的外国军事干预和干涉。它坚决反对任何分割该岛的企图。我们支持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停止外国军事干预和所有外国部队撤出该岛的决定并认为必须创造有利的条件让塞浦路斯人民自己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形下解决他们本国政府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和塞浦路斯的内政问题应按照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愿望来加以解决。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具体和决定性的步骤以求执行它的决议。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不获执行不仅拖延和恶化塞浦路斯人民的悲剧，使东地中海地区继续成为一个有利于反对加强和平、国际安全及缓和的人的冲突和紧张的温床，并且有损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整体的威信和声望——对提高联合国的威信和有效性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这个讲坛上——一直谈得最多。

对安全理事会关于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再展期六个月的决定，苏联代表团考虑到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已同意展期，并且这是通过目前对部队自愿提供经费的方式来执行的，所以不曾反对展期。不过，把这些部队的任务延长限期只是没有力量的治标办法。安全理事会应当执行它针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固有的实质部份所作的各项决定。象过去一样，这仍然是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整体的主要任务。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讲的亲切的话。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想恭贺您担任理事会的主席。

由于您在这次会议前所主持的难以处理的协商中的表现，您对这种恭贺是完全受之

无愧的。

请让我顺带代表我国代表团对美国同事上个月履行主席任务时的表现表示赞赏。

安全理事会在审查联塞部队的任务时诚然不曾作出令人惊异的决定，在理事会的记录内这类决定更是有先例可援。各成员略读一下我们刚才所通过的决议，即可记得自一九六四年以来我们曾在二十五次以上的场合采取过同样的行动。毫无疑问，在这些岁月中情况有了变化。不过不论我们一向对确保两个社区间的和谐共存的一切努力是如何支持，不论我们对在社区间谈判中所常用延迟策略一直是如何不耐烦，但这些情况从未允许我们可以作出撤出联塞部队的打算。

不用说，塞浦路斯今天的局势不容使人对维持联塞部队的效用有所怀疑。我国代表团愿向联塞部队的司令普雷姆·钱德将军以及组成联塞部队的各分遣队表示深切的感激。在特别困难和暴露的条件下联塞部队尽忠职守的精神是我们大家感到敬佩的。不幸，联塞部队近月来为了维持和平的事业作出十分重大的牺牲。我谨向在履行任务时丧亡的九名士兵表示哀悼，并向他们的政府深切致意。

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支持延续联塞部队的任务，同时考虑到几个因素。一方面，我们很同意秘书长在他卓越的报告的结论中所表示的观点，他说在塞浦路斯这个十分严重的局势中，联塞部队的留驻对协助维持停火，确保居民的安全和协助分配人道的救助。另一方面，我们还相信联塞部队与其说具有缓冲性质，无宁说可以作为双方的连系，直到他们自己以一个合适和更完美的谈判方式来解决各项基本的问题为止。

关于这一点，因为各项事情都要看有关各方对联塞部队的信任而定，我们只能表示对以下各点的关注：毫无疑问，联塞部队现在所处的境况再不是一九六四年成立时的境况，无论如何，由于联塞部队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什么适当的办法可用，在土耳其的军事干预时很难守住原位，更不可能使居民免受干预的影响。不过，今天在联塞部队必须适应实际的情况，为了保卫它的基本使命，必须要能获得各方的支持和合作。秘书长的报告指出，在土耳其部队所占领的地区，由于对联塞部队

的行施各种限制，在完成某些任务方面遭遇到困难，特别是关于派遣巡逻队和设置观察站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向土耳其当局呼吁，要求他们请当地的司令取消这些限制。理事会把一项任务指派给联塞部队；在该岛北部和南部联塞部队必须在相似的环境下履行任务，以确保两个社区得到同样的保护。

很明显，联塞部队的活动只能依据塞浦路斯的局势来作出评价。一方面，理事会刚表示赞同大会十一月一日所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因此，最后，我愿简约地重申一下法国对塞浦路斯事件一般方面的立场。

此外，当我代表欧洲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国在大会发言时曾经申述过这一立场，苏联代表马立克大使也指出在勃涅日列夫总书记访问朗布依埃结束时所发表的法苏公报也重申了该立场。我愿意提一提我们立场的一般意向。首先，我们支持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认为这些是排除任何导致该岛分裂或者全部或部分兼并的解决办法的原则。塞浦路斯问题应当在执行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解决办法应当包括所有外国部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

第二，我们认为两个社区达成协议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所涉及的是他们在活活存在的现实机构的范围内的合法利益和保护身份问题。为了这个原故，因此我们支持双方代表所进行的对话，我们对这个对话极为重视；希望各方刚才重申支持的对话将会尽快扩大议题，将政治问题包括在内。

第三，我们特别重视十分令人担忧的难民问题，这个问题几乎牵涉该岛三分之一的人口。除了我们特别关注的人道主义方面，这个问题是任何解决办法的核心部分，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迅速获得解决，很可能会恶化，演变成为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因为按照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为难民问题寻求一个解决办法是完全必要的，这即是说，要有一个可以使难民平平安安地重返家园的解决办法。

在结束这次讲话之前我必须表示我对奥尔查伊大使所说他政府认为不受理事会刚才所通过的决议所约束的声明深感惊讶。土族塞人社区代表切里克先生声称他

的社区将不受延长联塞部队任务的决议约束，也同样令人震惊。很幸运，我们从秘书长的报告得知有关各方都已同意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尽管理事会上有代表表示了一些保留，联塞部队将能够继续它的人道主义及维持和平的使命。

塞浦路斯问题所涉及的是我国维持传统友好关系的若干国家，更不必提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我们互相之间有特殊关系。我国打算利用这些关系鼓励有关各方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为了塞浦路斯国整体以及为了地中海该区的和平着手进行和解。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这是奥地利在安全理事会轮期的最后一个月，因此这是我们能依照我们愉快攸久的习惯最后一次作为理事会成员向主席祝贺。我们向你，主席先生，祝贺感到特别高兴，你与我们都担当了理事会两年的任期，你并亲自为那段时期的共同工作作出了极有意义的贡献。当你，主席先生，在本月底结束你的崇高的职务时，确能回顾那一段为和平为国际了解方面你个人突出的成就。

我也希望能向十一月份理事会主席美国代表约翰·斯卡利大使致敬。在他主持下，理事会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并且作出该决定的环境条件并不时常存在——即合作与和谐的气氛——简单地说，这个气氛大部分是斯卡利大使耐心工作的成果。

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在最近一次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军的驻留时限时，大家对该岛的将来都抱着一些希望、一些期待和谨慎的乐观态度，这个乐观态度是认为该岛局势能最终稳定下来，使两个社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享受着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并能为他们共同的前途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完整也受到保障。七月十五日陆续发生的事件及其后对该岛的登陆进攻破坏了这些希望。

我们不想，并且也不认为理事会目前的任务应该叙述事件的经过、指出责任所在，决定谁应负责。然而过去几个月内，理事会在这个题目上通过了至少八个决议。虽然这些决议是重要、恰当、及时的，但事后来看，我们感到这些决议的通过是跟在事态发展的后面比较多，设法去控制事态的比较少。并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决议大多无人理会，连带影响到联合国的权威。因此我们目前必须关心的是如何在将来紧抓还能和解和解决的机会。当然，实际的战斗已经停止公开的敌意也已减退。但如同秘书长报告中所指出，仍然有许许多多违反停火的事件发生——特别是在调动部队造成的违反情事。由于这样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个小

岛比从前更需要，并将不断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援助，需要国际社会的鼓励 and 了解。然而这一切都将付诸流水，假如国际社会不在同一时候向直接有关国家——当然我指的是希腊和土耳其——进行说服，让他们知道必须采取实际而具有远见的态度，并且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对塞浦路斯不同民族的两个社区的人民所受的悲惨命运抱同情关怀的态度。

大会今年十一月一日一致通过的决议，根据我们的意见，包含着一切要素，倘若大家真诚地愿意执行的话，这些要素为解决种种政治和人道的问题，指出了一条合乎现实的道路。

再度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现在显得比从前更有必要，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这似乎是所有有关方面的共同看法。我们政府对联合国在该岛存在的重视——政治上通过秘书长的代表，军事上以及现在当然还有人道上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我国政府并一再在理事会和大会强调这一点。

在此我希望再对秘书长、他的助理和他在此地及塞浦路斯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少将和秘书长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等人表示深切的感谢，因为他们在困难万分的情况下为和平事业提供了突出的服务。无疑地——秘书长也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当初成立联塞部队时的情况和以后十年来的情况已有了剧烈的改变。当一九六四年三月这个部队第一次授命服务时，我们在决议中不能预测到这种改变。然而我们相信在目前以及在可见的将来，第186 (1964)号决议中的条文包括很广，足够适应情况的改变。事实上这也就是安全理事会在别的情况下的做法；决议并不改变任务的根本，只是解释这个部队的指导方针和任务，从而促进这个部队继续发挥作用，履行任务。然而，如我们要审核这个部队一般性的表现和成就，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到有关各方愿意充分合作的程度，并且要考虑到这个部队整个的人数多寡问题。

如同我们能从报告中看到的，秘书长并未在目前情况下建议增加部队的人数；也不能在目前确实考虑任何人员的裁减。

这就使我想到一个难题，一个严重的难题，应该是我们组织全体成员所关切的问题，不单单是少数几个提供部队和提供其它支援的国家所应关切的问题。我指的问题就是这个行动迅速恶化的财政状况。就进一步承担延长维持和平行动的义务来讲，我可以坦率指出，由于显然不能增加新的经费来支持部队的行动，减少这些年来累积的巨额赤字，所以这是我们政府严重关切的事情。如同我们代表团时常指出，集体负担经费的原则不仅应适用于目前中东这种情况，其负荷是由全体会员国分担；并也应适用于象联塞部队的这类情况，其财政负荷是志愿性的。和平与国际安全是不可分的，因此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不论在世界那一个区域都必须是所有国家关心的事情。因此，根据我们的看法，所有国家实质地支持维持和平的工作必须成为我们组织最基本任务之一。

似乎只有两个办法可以用来控制塞浦路斯行动的财政危机：减少部队或增加经费。在目前情形下第一个办法似乎行不通，而且也只能做到减少用费，而不能大量减少累积的赤字。因此剩下来的就是第二个办法：找寻另外的财政办法，特别是想到那些到目前还不能捐款的国家。

我们获知秘书长在这个方面的呼吁几乎没有得到响应，我们感到相当失望。现在理事会已通过了即将被大家称为第364(1974)号的决议，又将部队的任命期限延长六个月，我们对将来能希冀些什么呢？对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些什么可能性呢？

十四年前签订的苏黎世协定基本上规定消除希塞统一和分割的两个办法。显然这是任何解决之道的关键所在。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必须在基本上有所了解，同时愿意执行安全理事会从前的决议所载的各项规定，特别是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然而，首要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来减轻难民的困境。

虽然我们体会到难民这个问题与建立新宪政秩序的大目标两者的关系，但是我们更感到不应该把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的人民——如我们今天听到双方社区代表们所说的情况——作为政治的工具。不应为了政治的利益而玩弄摆布他们的命运。

在前面提到的决议的其他规定中，我们所特别重视的是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

无论安全理事会能提出什么指导方针、无论国际社会能提供什么帮助和援助，最终还是要这两个社区自己在没有外国干涉下去决定他们共同的前途。

克莱里季斯先生同登克塔什先生两人之间的会谈，依我们的看法，是最有成功希望的，我们愿表示希望会谈继续下去，全心全意地去处理政治问题。改进目前形势的最好机会是马上救济难民并允许他们安全回到自己家园、恢复岛上的农工业，从而在这两个社区之间开展一个互信合作的新时代。采取这些和其他不可缺的步骤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护塞浦路斯人民免于进一步流血，并防止希腊与土耳其发生冲突——我国奥地利与这两个国家都维持着最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并最终恢复我们对联合国的信心，仍认为它具有解决危机的工作重心这个权威的地位。

因此，最后让我向有关各方面，向他们的领导，向所有人民作一个请求，希望他们采取一个实际的并有政治家风度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眼前的机会白白掷掉。

主席：谢谢奥地利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庄焰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曾于十月二日和十一月一日在本届大会全体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并曾投票支持本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3212号决议。中国代表团在投票时还曾指出，该决议执行部分第六段的某些词句，决不能被解释为可以容许超级大国以任何名义进行干涉的借口。根据同一立场，我们也支持第S/11574号决议草案。

安理会本次会议是主要讨论延长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授权问题。中国政府对有关问题的立场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历来对派遣联合国部队问题在原则上持有不同看法。因此，中国代表团对第S/11573号决议草案不参加投票。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首先乐意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并表示我们代表团充分相信你能以最有效、最熟练的手法主持我们的事务。我并借此机会向理事会上月主席斯卡利大使表示我的祝贺和敬意，他是

以熟练和有效的手法处理当时我们的事务。

我们不了解土耳其代表和土族塞人社区代表今晚讲的话，他们等于说假如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命，他们将不合作。

事实上，正好相反，就我们所了解，他们对联塞部队的继续存在已代登克塔希先生作了合作的保证，但又说他们不能接受——根据他们认为是宪法上和法律上的正确的理由——决议对延长任命所订的条件。我希望我说的是正确的，要不然今晚我们在理事会里会有一个极为严重的形势。

回到目前理事会的事务上，我们代表团很感激秘书长给我们的关于联塞部队在五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五日期间活动的一份清晰、扼要而综合的报告。如他所说，我们所审查的这段时期最突出的就是一九六四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展开工作以来塞岛经历到最严重的危机。在这个情形下我们相信有实际的需要让联塞部队继续担当因岛上形势及今夏战事所引起的现在任务，因此我们同意秘书长的建议再度延长部队的任务六个月。联合王国因此很高兴投票赞成我们刚才为这个目的而通过的决议，我们也很高兴参加核可第二个决议的共同意见。

岛上战事初起时，联合王国政府向联塞部队提供了额外部队。其中一个装甲车连已经撤回。但在目前我们希望维持我们派遣的现有人数。理事会成员国也许知道，我们政府最近宣布裁减若干国防费用。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宣布：尽管在国防费用上有节省的必要，我们仍将维持对联塞部队所承担的义务，相信在目前情形下联塞部队仍是维持岛上和平不能少的条件。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报告说，在仔细考虑将来联塞部队人员时，他要先与他的特别代表、部队指挥官、有关各方面和提供部队的国家洽商。我们欢迎这个声明，并促请秘书长顾到现场的形势随时审查部队的人数问题。我们政府希望如情况许可，我们派遣队能跟随着整个部队的缩减而减少。

我们也注意到报告提到部队财务情形的部分。我们严重地关切提供部队各国财务负担的不断增加。假如我们继续对非联合王国的派遣队提供十足的后勤支援，

那么英国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期间提供联塞部队的整个费用几乎是一九七二——一九七三的两倍。假如部队人数保持在因今夏事件而增加的数量水平上，那么全年的费用还要大得多。这种情形显然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我们有赖秘书长作为一件迫切的事情来探讨其他能减低费用的方法。我们也期盼那些没有提供部队的国家紧急审查他们对联塞部队专户的经费捐献情况，我们希望减少赤字。

依我们的看法，目前并不是长篇大论述明塞浦路斯问题实质的场合。但我愿向苏联代表保证——假如他是需要保证的话——联合王国的看法与最近法国、美国政府首脑及苏联代表自己国家的政府首脑所表示的看法是一样的。或许这是一次少有的情况，安全理事会中至少有四个常任理事国看法一致，因此我能这样说：就象我们在理事会今夏会议期间所说一样，我们当然同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关键在执行本理事会决议这一观点。

那些多年来为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提供了人员、款项、物质的代表团的确有权在现在要求有关各方面尽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社区间会谈真正进展。我们可能从今夏的事件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假如在已往的会谈上没有多少成就，那么现在有什么达成真正进展的希望呢？然而也许我们能促请大家朝相反的方向看。这个悲剧事件一定会使有关各方面感到这是现实问题，是迫切的问题。我相信假如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进展，那么塞浦路斯问题获得和平解决的机会可能就失去了。

最后，我希望与大家一样也向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部队指挥官、部队官兵、及联合国驻塞军的文职人员致敬，他们不断为他们的使命作出努力。我也希望向警察特遣队致敬，其中有来自你的国家的人员，主席先生，他们在塞浦路斯都表现出杰出的成就并确实体现出他们的英勇。在秘书长报告所审查的那段时期，有9名部队的成员丧生。主席先生，我相信在塞浦路斯最近丧生的确是一名澳大利亚人。有65人为了和平事业而负伤。

我重复提出我们政府向争执中的各方所作的呼吁：把本理事会时常表示的希望成为事实，就是希望最近几个月来的牺牲不会成为徒劳无功。

主席： 我谢谢联合王国所说的亲切的话。

萨拉萨尔·纳瓦雷特先生（哥斯达黎加）：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和大家一样向你祝贺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 我们认为你是一位受各国赞扬和了解的国家的代表。 我们还认为你是一位能干而受各方尊敬的代表，你过去曾同样担任这一崇高职位，在安全理事会面临极严重的一个时期，用你现在主持我们会议的同时建设性的外交手法主持辩论。 我确定在你担任这个新的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你的表现会同上次一样成功。

我也希望向你的前任斯卡利大使致敬。 虽然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只有少数的事务提出讨论，但他在职位上始终保持着关心和警觉的态度。

我们开会的目的是审查延长联合国驻塞军任命的是否恰当。 我国代表团完全了解，假如我们考虑到塞浦路斯今天弥漫的危险形势，则延长这个任命是一个不可少的措施。 正好是六个月前，形势还相当正常，那还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发生令人痛惜的事件之前，我国代表团当时就同意驻扎在那里已有十年多的联合国部队应再留在那里六个月。 这六个月时期现在已快完了。 我国代表团那时的看法是根据理事会所收到的报告，报告中秘书长除了分析塞浦路斯的局势外，指出：

“尽管现在很平静，可是该岛的情势仍然紧张而且可能相当危险。”

（S/11294 第79节）

七月爆发悲惨事件，证实了秘书长的预测，证实了本理事会决定延长驻塞军任命的正确判断。 无可争议的，尽管事件的发展深切影响到塞浦路斯的和平与领土完整，但联合国驻塞军在该岛的存在确是减轻了人民的痛苦，减轻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无可争议的，目前全岛的情势，确实有必要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命。 联塞部队对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所同意的停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家当记得那个决议中还包含其他尚待完成的规定。 我们希望决议能充分执行，并希望当争议双方决定执行第353(1974)号决议关于从塞浦路斯撤

退一切外国军队的规定时，联合国军的存在应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并且我们代表团已仔细地考虑过秘书长现在向我们提出的文件 S/11568 内的报告。象我提到过的以前的报告一样，现在的报告也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我们代表团愿向秘书长祝贺，他个人已作出最大努力，以期创造有利条件能向争议各方转达本理事会及国际社会的愿望——即塞浦路斯问题应在不危害该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情形下和平解决。

最后，我们代表团根据上述的考虑，投票赞成 S/11573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我们认为事实是，在塞浦路斯现有的局势下，安全理事会将能履行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任务。

我们代表团并愉快地投票赞成 S/11574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提请理事会注意最近大会一致通过的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

主席： 谢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表示的贺意。

恩吉内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主席先生，首先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最后这个月主席要职，表示衷心热诚的贺意。你在联合国事物方面有广泛的经验，你们国家在全世界各地受人尊敬，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本月份的工作会在完善的领导下获得成功。

我也愿借此机会再向我们同事美国斯卡利大使表示感谢，他在担任本理事会十一月主席时表现了他的才干与客观态度。

在谈到本题之前，我们代表团愿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我们热烈的祝贺，因为他为谋求塞浦路斯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他向本理事会提出的这份载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 S/11568 号文件的杰出的报告，确使我们相信塞浦路斯自从今年七月和八月发生的悲剧事件以后，依然弥漫着危险的气氛。这个情形特别可由本报告中第 80 节上看出，该段是如此写的：

“在各项基本问题没有议定解决办法以前，塞浦路斯的局势无疑地依然是
不稳定，而且具有潜在的危險。”

顾及目前塞浦路斯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政治的、人道的和军事的——我们代表团认为联合国驻在该国维持和平的军队再延长六个月是完全合理的。

这就是我们代表团支持刚才我们通过的决议草案的理由。我迫切地希望这段时期将会被直接有关的各方面好好利用——不要加深过去各方真实感到的失望哀伤，而是要在希腊和土耳其社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寻找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一劳永逸而公正的解决方法。

就这一点我们代表团愉快地注意到大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其中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可能使该岛两个社区之间的和谈较易实现，并使塞浦路斯共和国更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来行使它自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权利。

我们代表团认为本组织中所有国家对尊重塞浦路斯主权和独立以及对迅速从该岛撤退一切曾驻扎在那里的武装部队这两项所作庄严承诺将能对加速求取该岛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回到尼科西亚，使我们代表团感到极大安慰。我们代表团深信塞浦路斯的国家首脑将能以他的智慧，确实推动谈判，阐释塞浦路斯宪法的结构，也相信他能使塞浦路斯两个社区的人民重新取得协议。

联塞部队的财务情形很难令人高兴。秘书长报告第83节所提到的2,700万美元的赤字是令人十分不安。因为自从今年七月以来联塞部队的任务种类已经增加，并且比从前更需要担任外勤工作。在过去，我国政府一直能够对该部队的经费作出自愿捐献；然而，眼见到当今国际经济的危机，各国的慷慨捐献，特别是那些本身最缺资源的国家，越来越显得不切实际。无论如何，除非我们能真诚严肃地对导致最初成立紧急部队的冲突作彻底解决，我们在此不能许可这个不切实际的趋向。

我们相信解决联合国财务困难应该朝这个方向着手。

最后，我们代表团愿向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驻塞军指挥

官普雷姆·钱德将军、各工作人员、部队士兵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工作人员致敬，因为他们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在执行任务方面表现出忠于职守的精神和高度的效率。

主席： 谢谢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肖费勒先生（美国）： 主席先生，谢谢你及其他发言者对上月份理事会主席斯卡利大使说的这些亲切的话。 我将愉快地转告他。

我们对于你，主席先生，我们早已充分了解你的智慧、耐心和毅力，你在上次主持本理事会时就有力地表现出这些特质。 虽然你本诸一向谦虚有所保留，我们欢迎你再度担任主席。

今天我们采取的行动能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通过和谈来解决塞岛的争端。 我们延长联塞部队任命的决定并不能作为解决争端的办法，但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需要以和谈来解决争端，为塞浦路斯人民带来公正与和平，这种需要是显然的。在过去六个月期间，有9名联塞部队成员在执行我们交托的任务时在塞岛丧失生命。两个社区成千上万的人民继续有极大的牺牲，受到极大的困苦。 我国政府希望有关各方能好好利用我们今天的行动所提供的宝贵时间：利用这个时间来减少他们的分歧为他们的人民带来和平。

我们代表团要谢谢瓦尔德海姆秘书长为我们提供有关塞浦路斯局势的这份清晰明了、根据事实的客观报告。 我们也希望表扬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他的工作人员及全体士兵，他们为塞浦路斯的和平及所有人民的幸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感到悲哀的是我们有责任要求联合王国、加拿大、奥地利、丹麦、澳大利亚各政府的代表替我们向半年来为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捐躯的那些人的家属表示悼念。我们表示哀悼的同时也希望一切有关方面尽力保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未来任务所涉的危险性会比过去减少。

我国政府完全赞同秘书长的看法，我们也认为塞浦路斯的和平只有经过有关各方的自由协商才能实现。这个看法已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中得到肯定。我们呼吁各有关方面重视国际社会联合为塞浦路斯和平所发出的呼吁。我们督促他们本着善意和折衷的精神立即进行谈判对争端作公正的解决。

主席： 谢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德索托先生（秘鲁）： 主席先生，由你来主持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感到满意使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就象过去一样，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毅力会在这个场合保证我们工作成功。

我也愿向斯卡利大使表示赞赏，他很成功地担任了上月份理事会主席。

秘鲁代表团很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工作的这份杰出报告。我们对需要联合国部队继续留在塞浦路斯这一点没有疑问，因此我们对延长它的任命六个月的决定也能毫无保留地支持。

当然，塞浦路斯政府的同意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相信另外其他有关方面的表示同意——就象秘书长在其报告第81段中所提——应被视为一种记号指出其他有关方面现已准备经由合作来解决塞浦路斯的严重问题。

我们很高兴安全理事会一致同意本届大会所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这项为涉及七八月冲突的有关各方所接受的决议有一个原则声明，这些原则如付诸实施，能作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础。

反映在秘书长的报告中的一个积极步骤便是希族和土族两个塞浦路斯社区领导人——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希先生——开始就冲突的人道救助问题展开直接的协商。我们盼望协商能扩展到政治方面去。

秘书长的亲自参与调解对于有关双方决定展开这种协商有相当影响。我愿在这里对他本人和对他的那位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表示谢意，同时我们也不忘记钱德将军，他们每一位都在适应岛上新的意外的工作上体现他们的能力和节制。我也向联塞部队的人员致敬，特别是那些为和平牺牲生命的人。

我们希望报告中提到的那些积极步骤能尽量落实。

因为到今年年底秘鲁作为理事会成员的期限将到，我们将不再直接与驻塞浦路斯和平的工具有关，但我愿说明在刚经理事会赞同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执行部分的开头三段所包含的原则应作为塞浦路斯两个社区建立共存友好关系的最理想的基础。须由他们自己，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条件下，来解决宪政问题。

再者，外国占领军的迅速撤退是尊重塞浦路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先决条件，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塞浦路斯是一个与秘鲁友好的国家，象秘鲁一样，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我们不能不对一切塞浦路斯人民祈求和平的愿望表示团结支持。

主席：谢谢秘鲁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追随其他代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

因你具有我们熟知的杰出才干，我们确信你将成功地主持我们的会议。

我们代表团也愿向你的前任，即安全理事会十一月份主席斯卡利大使致敬。

我现在预备——我想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在进行实质讨论以前，向秘书长表示谢意，他为解决塞浦路斯这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一贯地作出不懈的努力。并要告诉他最近几个月来，由于他的行动我们见到了重要的成果，我们极感满意。

对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及其同事的工作我们也要表示欣慰，他们继续执行责任重大的艰巨的任务的方式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我们代表团投票赞成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命的决议草案。如此投票，我们希望表示我们支持秘书长的看法，支持有关各方的看法：在目前的局势下该部队延长驻留岛上六个月是必要的。

确实现在塞浦路斯领土内的局势严重，所以比从前更需要这个国际军驻留，任务是尽力严格维持停战并给予种种人道方面的协助。为创造有利条件促成最后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联塞部队的任务比从前更具重要性。

关于理事会刚才一致通过 S/11574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我们代表团愿表示对于这一决定我们感到非常欣慰,这项决议肯定了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所作的决定。

最后,我要再度表示希望在塞浦路斯土地上重新见到容忍及和谐,最后终能找到全面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样才能以和平友爱的精神保障塞浦路斯人的利益,并严格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

希望理事会刚才所作的决定会带领我们走向实现这个希望。

主席: 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我国代表团对阁下本月担任理事会的主席欣然表示欢迎，你是我们多年的亲密朋友，也是与印度尼西亚保持最密切的友谊和合作的邻国的一位卓越的代表。你对理事会的贡献，特别是去年最艰辛的十月你首次担任主席所作出的贡献，使本理事会所有成员景仰不已，我深信在你贤明的领导下，我们的工作将再度获得有用的成果。今晚我们达成的成果就足证明这是应有的信心。

我国代表团对上届主席美国的斯卡利大使表示贺意，他在十一月间成功地使理事会有一个较为平静的月份。

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对秘书长载于 A/11568 号文件中有有关联塞部队五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五日期间的工作的详细报告也表示感谢。特别是关于七月和八月事态发展以后工作的报导。正如报告所显示的，联塞部队被要求在一个崭新的情况下履行它的任务，这是它原有的任务规定中所未设想到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很满意地注意到，联塞部队面临着那样艰巨而复杂的情况而能竭尽其能，尽量依照安全理事会的各有关决议，保持和平和进行其人道工作，同时尽可能将它的工作适应新情况的各种条件。

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在促成塞浦路斯两族的领导人之间举行一系列的会议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我们希望这些业已达成若干积极成果的会议将能在解决该岛的根本问题上带来更扎实的进展。

我国代表团同秘书长一样也认为只要这种解决一天不能达成，塞浦路斯的局势就一天不能平静，危机重重。

理事会刚通过了载于 S/11573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从而将联塞部队的任务延长六个月。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事实上是必要的，不但协助稳定局势和提供人道的救济，而且也帮助建立有利于和平解决塞浦路斯的根本问题的

气氛。 尽管当事的一方表示了保留的意见，我国代表团仍然期望联塞部队能继续获得所有当事各方面的充分合作借以完成其和平的使命。

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的意见：这种解决主要的仍是该岛两族社区自己的事情。当然，我们了解，这两社区分别与希腊和土耳其有特殊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两国政府将在致力恢复该岛的和平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支持联塞部队任务的延长，同时也注意到部队在该岛已经驻留了十年以上。 鉴于目前的局势，几乎不能希望这次的任务延长是最后一次。 但是我们真诚地希望当事各方能尽量在他们的谈判桌上达成实质性的进展，终而能在不久的将来撤退或大大缩减部队。 我国代表团期望，当部队撤退时，塞浦路斯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土完整的，受尊敬的不结盟国家，而其人民也能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塞浦路斯民族的路途。

我国代表团对理事会赞同大会一致通过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表示欣慰。我们真诚地希望当事各方能忠实地执行决议的各项规定，以便塞浦路斯的两个社区能和平及融洽地重整他们的生活和家园。

最后，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和联塞部队的所有成员在最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以可以作为模范的勇气和忘我的精神执行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赏。 对派遣部队遭受伤亡的国家的代表们，我国代表团表示深切的同情。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的亲切的发言，我珍惜这些话，因为这是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说的话。

扎哈维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我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以卓越的才能主持理事会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们祝贺你荣任这一崇高职位，并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合作，帮助完成你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也追随理事会其他成员，对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和所有秘书长的其他成员以及在该岛服务的国际派遣部队的专诚不懈的努力以求达成他们的任务表示感谢和景仰。

我国代表团支持理事会今天傍晚所通过的两个决议，真诚地希望这两个决议能对塞浦路斯危机的解决作出积极的贡献。理事会现在敦促争执的各方执行大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通过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

首先，应有新的保证，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地位。

有关各方应提出新的倡议，制订全盘计划解决宪法上的必要条件向土族塞人提出安全的保证。没有这种可以恢复两族之间某种程度的信赖的保证，很难想象人道方面的问题可趋缓和减轻的。不用赘言的，一定要有行动使所有外国部队以及外国军事力量 and 人员从岛上撤退。

我们了解这些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我们不能坐失机会，不能不向有关各方呼吁谋求一种办法。代替暴力对峙的局面；我们应尽力鼓励和协助他们朝向这个目标努力。

最后我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我国代表团对奥尔查伊大使和切里克大使的陈述及其对延长联塞部队任务这项决议所表示的保留态度的了解同理查德大使对这些陈述的了解是相同的。按这个意义，我们对奥尔查伊大使所作的断言表示欢迎，他说：土耳其政府认为除了和平解决问题之外别无他途。

主席：我谢谢伊拉克代表对我所说的亲切的话。

基蒂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追随在我之前发言的各位，祝贺你荣任本月理事会主席。我们都深知你有处理谈判的本领，这肯定有助于我们在此

时期排除重重困难达成协议。大会已近尾声，显然我们将面临安全理事会遇到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由于你的经验在你的领导下，我们将迅速顺利地完成任务。

我也愿意对前任主席美国代表斯卡利大使在上一个月以极有效的方式主持本理事会的讨论表示赞赏。

我国代表团确是准备对今晚我们通过的两个决议投赞成票的。主席先生，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两个决议之一是经过了冗长而艰难的谈判而后才获得通过的。

我们的谈判常常因有关各方态度强硬而感到为难。由于你的努力，我们终于克服了困难。但是，我们希望，既然我们已通过了这两个决议，有关各方将能尽力执行这些决议的规定和已经通过的所有其他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的规定。

我国代表团之投赞成票，主要是因为我国政府希望塞浦路斯能获得和平。但是，就象我们一向所强调的，不应该把这一点解释作我们是消极地赞成本年七月十五日以来在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谴责，而且将继续谴责由属于希腊国民警卫队的希腊军官策划颠覆塞浦路斯的立宪政体的非法和违宪的行为。事实上，我们认为这是外力干涉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内政，所以我们要强烈加以谴责。

在继续审议塞浦路斯问题的过程中，我国代表团始终依照一项至高无上的原则，那就是，所有一切国家应尊重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引为满意的是，自从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以来，所有理事会的成员国都接受这一项原则。我们坚信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利用本理事会去赞同违反该岛居民的意愿而进行分裂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行为。

同样地，我们也不能接受外国部队驻扎在塞浦路斯这个不结盟的兄弟国的境内。为此，我们谴责包括那些七月二十日以后侵占该岛的部队在内的外国部队的继续占领该岛。我们要求将所有的外国部队撤出，我们要在这里重申我们的意见，我们

认为在所有——我再度强调所有两字——外国部队和占领在塞浦路斯消失以前，这块领土将不会有长久的和平。联合国部队的驻留不应被视作永久性的。我们注意到那些驻留在塞浦路斯的部队已经在那里十年以上。我们认为，这应该视为临时性的手段，使敌对方面有放下武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机会。我们相信在敌对双方之间布署部队是促使象我们目前在塞浦路斯所面临的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获得解决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正如我已经表明的，我国政府不接受部队在塞浦路斯的永久驻留。

因此，我们希望六个月过后，塞浦路斯的情况能大为好转，使联合国部队可以撤退。我们向有关的各方呼吁，不要把联合国部队当作他们之间的工具，而应该把它当作国际社会所作出的真诚的贡献，协助他们获得可以接受的，持久而公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今年七月军事政变之后发生暴力事件造成塞浦路斯人民流离失所，我国代表团对所有这些人非常关怀。我们都向有关各方呼吁要求它们克制自己，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这还是不够的。所有流离失所的人有权回到他们的家园，和收回他们的财产，这是我们所有都接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要求土耳其当局协助那些在七月二十日冲突以前居住在他们的占领地区的失所的人们安全回到他们的家园。我们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

国际社会对拒绝让流离失所的人民重回家园的权利所造成的后果已有一次经验。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从巴勒斯坦的问题取得教训。我们希望土耳其当局也从那个经验取得教训。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流离失所的人们继续不得越过边界生活在自己的房地上的权利的话，我们不可能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本理事会不要重踏一九四八年的覆辙，而尽其所能，避免在塞浦路斯酝酿同样的情况。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年七月以来我们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关于人道问题的，并未获执行，极感失望。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立即执行这些决议，因为我们认为任何人到穷途末路就会诉诸暴力。

就肯尼亚而言，我们将尽有限能力协助塞浦路斯人民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理事会应随时牢记我们所处理的对象是一国人民。如果理事会坐视那些目前占优势的国家硬性向国际社会提出所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那将是荒谬愚昧的。如果理事会放弃它最珍贵的武器，即在敌对双方之间协助他们和平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话，本理事会就真的犯了错误了。我们应该再度强调执行本理事会决议的必要。否则我们所目击的和大会为联合国尊严的丧失而进行的尖厉的辩论将继续恶化下去。

在这以前，我们要求两个社区继续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直接谈判，我们现在敦请他们继续谈判。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我们对联合国作为和平解决冲突的正当场所充满信心。正如我们在大会所说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想在联合国系统外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在无法解决时才把问题交到安全理事会，或把解决办法带到安全理事会以期披上联合国的尊严，他们为他们的利益利用联合国作官样文章式的批准，我们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为此，我们要求所有的成员国协助秘书长促成两个社区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迅速回到谈判桌上，在谈判桌上，塞浦路斯全体人民不能被排除在外，不能再象以前在日内瓦进行的讨论一样。

最后，我愿向我们的卓越的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和部队表示至高的敬意。他们完成了重大的工作，他们大家都应获得我们的支持。

主席：我谢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我祝贺你荣任十二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你成功地完成你的责任重大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对前任主席美国常驻代表斯卡利先生在十一月份领导本理事会的工

作表示感谢。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联塞部队延长任务六个月。我们这样作是表示决议第4段所反映的希望，希望在这期间达成重大的进展，使塞浦路斯的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

我国代表团也投票赞成载于S/11573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我们是基于下面的了解而投票的，即联塞部队的任务延长应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而行，并须严格遵守后来为联塞部队自愿捐款问题所作的决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一致赞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就是完成安理会的任务，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个决议是联合国为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着想，决定为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正象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也愿就这个问题的实质内容简要地表示我们的意见。

联塞部队在极为复杂的情况下执行其任务，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提交的报告非常雄辩地谈及艰难的情况。外国部队继续驻扎在塞浦路斯的领土上，尽管安全理事会过去曾就这个问题作过各种决定。秘书长的报告，正如安全理事会的各代表所陈述的和塞浦路斯驻联合国代表所陈述的，指出为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包括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应该采取措施，促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公平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外国势力干涉塞浦路斯和若干有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塞浦路斯是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它的命运成为这些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交易品。

我国代表团认为真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是存在的。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353(1974)号和第357(1974)号决议获得大会本届会议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的肯定，这些安理会决议为这个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公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这项解决应基于以上所述的各种决定的执行——我们所

指的主要是要求停止外国军事干涉和立即从塞浦路斯领土撤出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大会决议的各项规定——同时必须严格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幸的，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第 353(1974) 和第 357(1974) 号决议的基本规定并未获得执行。错是错在那些企图通过暗地活动的北大西洋集团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终未达到目的的国家。

伦敦和苏黎世的保证显示了这种保证根本行不通，是破产的。事实告诉我们，把塞浦路斯问题当作单纯的岛上两个社区的关系问题而忽略外来势力的干涉塞浦路斯内政是错误的。这才是塞浦路斯问题的症结所在。外国干涉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立即执行所有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种决议。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提出了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广泛的途径和办法。决议中有重要的建议。执行部份第 6 段说：

“希望必要时可在联合国系统内从事进一步的努力，包括谈判在内，以期执行本决议的各项规定，从而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在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基本权利。”

(A/Res/3212(XXIX))

我们认为针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种努力应该再接再厉。我们相信苏联呼吁在联合国系统内召开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建议和呼吁派遣安全理事会的视察团到塞浦路斯的建议在时间上是非常适当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可以代替的办法。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过程中，我国代表团经常站出来赞成对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和蔑视塞浦路斯人民的权利，特别是他们决定自己命运和内政问题的权利的行为，加以谴责。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基于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这应该在严格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同时，我们认为所有的外国军队立即从塞浦路斯撤退是迫切需要完成的。我们也认为所有的难民应获准回到他们的家园。应该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塞浦路斯问题得以在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塞浦路斯人民自己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兼顾到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利益。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应顾及地中海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我谢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的祝贺。

现在，我以澳大利亚代表的身份发言，我要说的是，理事会通过载于 S/11573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是表示认识到联塞部队继续留在塞浦路斯是绝对需要的，用秘书长的话说：

“为了帮助维持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停火，为了增进平民的安全，为了提供人道主义的救济援助，而且为了便利寻求和平解决目前局势的办法。”(S/11568, 第 81 段)

我国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决定，拟与其他代表团一起赞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赞赏它多方面的成就，要求它一本过去执行任务时一样的忠于职守的精神来继续执行它的工作。

我们对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对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和对联塞部队的军官和平民工作人员的勇毅和干练表示赞赏和钦佩，以他们的勇毅和干练，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的各单位得以在艰难困苦中进行并完成他们的任务，在执行他们的任务时他们遭受到损失和伤亡，最近我国的警卫分遣队也遭受到伤亡，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已提到这点，他们的评论，我非常感谢。

秘书长的报告提供了我们所期望的事件的详细和坦诚的记载，报告清楚地描述

许多和各种为改善困扰塞浦路斯人民的严重问题的工作。它使我们看到坚决作出努力的情景，它给我们有理由希望尽管岛上的情况是分崩离析，但是正常生活的外观将开始恢复。

更不妙的是，报告也清清楚楚显示了联塞部队行动经费的窘困，理事会其他成员已经强调了这一点，这应引起我们严重的关切。

我们高兴注意到在减轻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的人的困苦工作上已有了一些进展。国际上对秘书长的呼吁的响应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对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双方在促进对这些地区和对在这两个社区内陷于窘困的那些失所的人提供援助方面所作的合作也表示欢迎。

我们最大的关注毫无疑问是考虑到目前正陷于困苦的塞浦路斯人民，关怀他们共同与个人的福利，关怀他们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以及关怀着手经济和社会的重建。

当然，我们也欣然注意到秘书长于八月间访问了塞浦路斯以后，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之间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这些会谈促成了十月间犯人和监禁犯的交换，它使这个问题在人道方面有达成进一步协议的希望，而最后我们希望，这种会议对艰巨的政治和宪政问题也能有获得进一步协议的希望，但我们认为此种问题只能由他们双方来解决的。

我们在这里的目标之一当然应该是使两个社区的富责任感的、开明的代表们能专心注意他们所能作的工作，避免使他们分心，他们所能作的是在彼此猜疑和敌对造成的废墟之上建立信赖和信心，这些有关的各方对塞浦路斯将来的和平、繁荣和独立都有直接而公认的利益关系。

我还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大会已经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了辩论而在它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第3212(XXIX)号决议中指出对局势的看

法，并列举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纲领。

今天经理事会表示赞同的 S/11574 号文件中的决议所作的决定受到所有直接有关的各方的支持，我们认为决议针对所涉各问题提出了客观的评定，同时也有用而积极地指出如塞浦路斯问题要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今后事态必须发展的方向。

现在有一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希望他和其他希望再发言的代表们注意到时间已晚。当然，我并不是要限制发言者说些什么，但是我希望他们尽量能要言不繁。

我请塞浦路斯的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会记着在晚上这个时候发言必须简短。可是，我们开会开到这么晚当然不是我们的过失。主席先生，当你通知我有人建议邀请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致词以及探询我们的反应时，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消息而且这些事情的发生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同时，我本想有时间和我国政府商量。如果他是代表资格发言的话，那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因为如果他是被当作代表的话，我们就得把别的人从塞浦路斯带来，代表他的社区就这些事情发言。

可是你曾向我保证，主席先生，他是依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以个人身分私人来到这里提出某种声明或证言的。虽然如此，这位切里克先生来到这里就立刻僭取了代表的职权。他以代表资格发了言，他讲话时就好象代表他谈及的社区似的。同时完全没有人打断他的发言。当然，我那时不能提出程序问题。我没有权这么做。同时这里发言的一些代表指他为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社区的代表——他们的不合程序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抗议。

因此，这就是引致这个问题的审议持续到这么迟。如果有些事情不合程序，我们只得担当其后果。我不明白切里克先生这个人；他来到这里俨然以一正式代表自居来答复希腊代表和其他的代表——同时这还是以个人身分作为掩护在此出席。

好了。让我们忘了这一点吧。如果他是代表资格发了言，那是不正常的；那么我得向我国政府报告以及让他们考虑对策和是否想派人来作答或别的。因为我不打算对他作答。要不是的话，如果他是个人身分在这里出席，会议记录上必须弄个清楚；凡是他以代表身分讲过的话必须删除，不予审议。

让我转向我的同事，我特别敬重的奥尔查伊大使——同时我希望继续特别敬重他——让我们看看他今天在这个理事会讲了什么。

主席先生，正如您知道的，我们明白单单因为各种实际理由，必须设法取得土耳其代表对决议草案将采取的形式之同意；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根据决议一八六（1964）号，他们没有权给予同意或不给予同意。可是当时我们知道这正是将要发生的。最后，我们听到他们已同意决议草案。

可是他们一同意决议草案，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大使就自开方便之门，说他不会遵守这决议。

这倒证实了我从前讲过的；他们在接受各决议之后，又立刻破坏这些决议。他们在日内瓦接受了及签订了协定，同时又破坏协定。如果换了别人，他早就乐于利用这个时机揭露他们甚至在同时同日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可是我对他干出这种事情感到可悲和惋惜；首先是因为土耳其是我们的邻国，因此我们不愿见到我们的邻居有这种行径；其次，如果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就加速向着我日前提过的那种分歧方面进展；我们言行间的分歧——这种分歧真正是危及整个世界的威胁之一。

这是一种人格分裂。你分裂；你在这里做一套又在那里讲另外一套。我认为有三种的分裂威胁今天的人类。第一种分裂就是核子分裂。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世界末日。第二种分裂就是国家分裂；是纠纷和战争的焦点；如巴勒斯坦的情形。有分裂，分离，分割的地方就有纠纷的焦点。安全理事会审议的一切问题——或大部分问题——都是有关国家分为两部分的案件。这就是第二种分裂。

第三种分裂是我刚才讲过的：个人和国家间行动上的分歧，言行不一致的分歧。

因此，关于我的同事奥尔查伊大使的立场，我就讲到这里。可是我要回答他发言的其它部分。他询问他们要怎样才可以谈判，又说他们准备进行有意义的各种谈判——却一时又忘了他们故意说成在塞浦路斯是由土裔塞人来谈判，不是土耳其本身；不是土耳其在干涉塞浦路斯而是土裔塞人。

可是他们当然实在说，无论土裔塞人做什么，他们也只不过是土耳其政府的傀儡；同时他们说：“我们是预备作有意义的各种谈判的，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另外一方没有一个稳定或合法的政府。”

这使我想起了我手头上有伦敦时报针对这一点的评语。评论到土耳其发言人所说总统的回来将使任何谈判不可能进行，因为“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立场”时，该报说：

“说这句话的人是首次投信任投票时就以三百五十八票对十七票被击败的政府的发言人，这真是够讽刺的了。”这正是在土耳其发生的情形，可是没有人说过因为这样，土耳其就不能发言或谈判，或任何此类的说法。

这也令到纽约时报惊奇。在他们以“大主教返国”为标题的主要社论里，他们谈到正在土耳其发生的事情——三百五十八票对十七票——而大主教“在独立以来总是获重选；上次没有对手以及在此以前，得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票。”

现在，结果是怎样？结果仍是，讽刺地和所意料的相反。事实上，当有人企图谋杀大主教使他不得不逃出塞浦路斯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宪法上受破坏感到不安；通过奥尔查伊大使在本会作了类似的表示并说他们将不会承认新政权，因为另一个政权是合法的政权。可是现在事情突然地颠倒过来。现在我们又有一个人格分裂的例子：我们一贯地说一套又前后矛盾地说另一套。我必须公平地说这不是土耳其所独有的特点，或是在这里的在此有代表出席的任何国家的特点。不幸地，这个特点正散布着，而潜伏着的危险是很大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奥尔查伊大使还说了些什么其它的话。他还说我滥用了我作为亚洲集团主席的职权，因为我说到一个单一的国家。奥尔查伊大使不知是否没有听清楚还是不会好好地念我的发言原文？在大会纪念前秘书长吴丹的追悼会上我说他就塞浦路斯问题采取了积极的立场以及致力解决这问题；同时还说，在他的报告各声明里，他提议解散塞浦路斯以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和单一的国家。我没有说过我在那个时候讲到单一国家。我提到这个事实，就象我提到很多其它和吴丹生前有关的事实一样。这事实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他直到临终前仍是支持这个想法的。对也好不对也好，这想法是他的。或许奥尔查伊大使不喜欢这个想法；可是在我说过的和他一定已读过的许多话中提到这一点，我并没有滥用我的职权。

在秘书长关于延长任务的报告中里，吴丹说他相信在塞浦路斯的双方均认识到不能用武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同时他相信他们已表示——他们，即包括土耳其在内，

已表示——可在一个独立和单一的塞浦路斯国的基础上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这就是吴丹秘书长在一九七一年的报告里，就土耳其和希腊对塞浦路斯单一国家的态度所写的。那时土耳其方面或其它任何方面并没有对此抗议，因为这是事实。可是因为他们的分裂人格，他们变了，甚至在同一天之内变了。

在注期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的同一报告，文件S/10199号的第83段里，秘书长说：

“依我的看法，克服这个困难所需的是由所有关系各方的领袖拿出政治家的气度，公开再次声明通过和平手段，在一个单一的塞浦路斯国的独立和自主基础上，寻求持久的协议而达成问题的解决。”

在吴丹的追悼会上的讲话里，我说他的做法是积极的；同时说他为了想达到目的，未免操之过急。我说他的想法是通过建立一个独立和单一的国家来解决问题。把这个声明拿来歪曲，在我谈到这些以及其它很多有关吴丹的事情时说滥用职权以作宣传，着实令人惊奇。难道要我隐瞒这些直到一年前，他们自己仍相信和支持的事情吗？这里是谁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同时，当他很清楚地知道，或者以他的智力程度，他应该知道自己是错的，所讲的都不是真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讲法呢？

跟着，土耳其代表以他典雅的态度，讲及产生这二十八页仇恨，谎言和猥亵的心理状态。是那一个文件猥亵所指的是关于土耳其军队在塞浦路斯的行为，我给秘书长的信吗？土军的行为肯定是猥亵的。这些行为应遮掩吗？是审判犯强奸罪的人的刑事法庭被认为是猥亵的中心呢还是强奸犯本身是猥亵？不，这里所指的土耳其军队猥亵。我要报告这些事情并不是我的过错。我要这样做，同时这都是真实的报告，和联合国部队关于强奸案件的报告并非没有联系。

我很抱歉要讲这些事情，可是更难过的是这些事情发生了。同时奥尔查伊大使是讲究体面和礼仪的，他倒不妨转问他的军队：“你们为什么做出这些事情来？”——

除非他漠视现实和对事实充耳不闻以及假托这一切都是谎言。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却不是负责的态度；土耳其代表这种做法，大大地低于我认为他应有的身分，我真替他难过。

此外，我觉得这封信曾被仔细地研究和审阅过，我怀疑有哪一部分是可以受到质问的；同时我准备供给每一部分的来源。事实上，我曾有机会请问过知道事实的某人向我指出任何不符事实的地方；除了一件他不太能肯定的事情外，他不能够指出任何不确之处。

因此，我现在请求土耳其代表为了本身之故，不要假装把事实当作谎言，因为指控别人说谎而不能以文件和事实为根据是不负责任和不够作为联合国代表的标准；同时我决不相信奥尔查伊大使不够标准，因为他是一个有信义的人。

再次，他跟着说了什么，因为没有一句他讲过的话是不可以立刻反驳的。他说有三万土裔塞人在希腊政府控制下的各地区陷在危险的处境和受不到保护。秘书长的报告就这点说了些什么呢？报告说，在政府和国民警卫队控制下的所有地区，联塞部队几乎不受限制地可以自由移动，因而可以为土裔塞人的安全和人道上的各种需要作出巨大贡献。反过来说，他们不许进入另一部分。同时他们所以能在这里行动自由，因为没有什么需要向联塞部队隐瞒的。在另外一边，要隐瞒的事多得很；因而他们就可以假装对方在说谎。

因此，自己本已站不住脚却还来指责别人，结果是指责自己；这是最可笑不过的。因此事情就是这样了，我国政府已要求，应由联合国或任何人指派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去调查各占领区和政府控制下的其它部分，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们拒绝了。他们不要听到这个要求；他们不会让红十字或是联塞部队或是任何其他他人到那边去。可是真相总会大白；同时我可以逐字证实了这一切情报以及不得不提供了这一切情报。我受到训令，所以只得提供。我拒绝提供任何有凭有据及经过证实的东西。同时，这是铁证，是一种白皮书，不容驳斥的。

不幸地，我倒希望这些都是谎言，因为假如是谎言的话，塞浦路斯人民早就不会遭受到他们遭受过的以及现在仍然遭受的痛苦，同时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情，不是人可以随时随意作指控来玩弄的笑话。

奥尔查伊大使的发言所暗示的另一方面就是，土裔塞人十年来，用切里克先生的话，也许是二十年来遭受痛苦。他提高了数字。为什么他不可以夸大一点？他可以效法奥尔查伊先生把数字加倍。噢！他们在受苦啊。他们受什么苦呢？他们被隔离，他们不能外出，他们的房屋被占；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被烧光。可怕的事情正发生。没有一个人报告这些或证实这些；也没有想出任何主意来证实这些。发言好象是乱扔石头一般。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由一九六四年直至今天为止，秘书长每六个月，有时每三个月，定期发表报告。我已读过所有这些报告。同时我将引报告里的一些话；来证明所谓土裔塞人因为政府对他们的态度而受苦是多么错误，多么失实，多么不负责任。报告清楚地说明，他们的受苦是由于塞浦路斯的土裔领导阶层所采取的态度。为什么？不是因为土裔领导阶层残忍到要令他们无辜受苦。不，是因为这个领导阶层是受土耳其政府指挥的。土耳其政府想分割塞浦路斯。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回头来证明我们所说的一切理由。

究竟是真是假，必须以事实证明。我们已看到他们在塞浦路斯所做的一切。毕竟他们跑进来想瓜分塞岛。有了这么一个想法，他们想把土裔塞人和希裔塞人隔开。这两族人过去是工作在一起，和睦相处的。他们是互相合作的。他们要打破这种局面，否则他们怎么可以有一个闹分割的形势呢？他们要这么做是很自然的。这样并不老实；这样并不正直；可是依照他们的想法，这是自然的。

因此，一个叫土裔自卫团的地下组织就创立了，它的目的是在强迫土裔塞人和希裔塞人断绝来往。土裔塞人是十分好的。他们相处和洽同时不喜欢搞糟彼此间的良好关系。他们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不会和希裔塞人断

绝来往；因此他们为——地下组织所迫——为我们熟知的，由土耳其派来的便装军官所迫。同时他们立下规定，任何被发觉进入希腊人商店的土耳其人将受罚款。如果他被发觉和希腊人友好交往，他将要坐牢或是受鞭打。这是在委员会提到过的——我想有一个由联塞部队主持的，有关两社区间的关系的委员会——同时这张表的详情也报告过了。可是这样做还不够。

在这方面他们犯下各种的罪行。他们杀害试图和希腊人有任何交往的土耳其人——我有他们的名单，我甚至现在可以给他们的姓名列举出来——同时他们强迫土耳其人聚居在围地把他们分隔起来；他们当然不能这样对付全体居民，因此他们只能做到把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居民分隔起来。其余住在外面的尚能安居乐业，没有困难。住在围地的人四周都有人持枪警戒，造成敌对的气氛。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说，联塞部队多次试图使他们放弃对抗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是没有理由的。不，他们决不会这么做。土耳其不让他们做任何减轻紧张状态的事情。初次发生事故之后，政府解除了一切行动限制，土裔塞人毫无例外在全岛各地有行动自由。可是希裔塞人却不能进入土耳其人围地，因为和希腊人发生任何关系甚至是最无所谓的关系也是犯忌的。

在文件S/6426号里，我们读到：

“土族塞人领袖对任何会引致两社区成员共同生活及工作的措施——或可能使土族塞人处于不得不承认政府人员权力的境地的任何措施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这些都是秘书长的话。（S/6426, 第106段）

为了防止两社区有任何来往，他们甚至中断供电。

报告继续说：

“的确，既然土族塞人领导阶层定要实行物质及地理上的分隔”——现在我们看见，为了取得地理上的分隔，他们现在是用铁和血的手段；从前不用铁，不用血，而是把土族塞人驱逐出及使他们为此受苦——“以此作为政治目标”——不是为了别的理由——“这不可能鼓励土族塞人进行会被解释为表露另一可行政策优点的各种活动”——那就是，和平与合作的政策。“结果就成了看来是土族塞人蓄意自我隔离的政策。”（同上。）

我们现在从土耳其的一方听到，这是政府强加于土族塞人身上的。为什么报告提到这些事情？为什么那时没有人提出异议？报告里充满了这些例子。政府的说法得到如下证实：

“……土族塞人居民所受的苦难，是领导阶层强加在一般群众身上的自我孤立政策的直接后果。”（同上。）

文件S/7001号里秘书长的报告说：

“……政府已准备提供以下的具体援助：(a) 修建或完全重建在任何村落的可能已受破坏或摧毁的所有土族塞人房屋；(b) 给与所有土族塞人为复兴所需的经济援助；(c) 帮助满足他们从事各行各业的需要……对那些因残废而无法工作的人给予经济上援助；(d) 为他们的彻底安全和保护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S/7001, 第157段）

在文件S/7611号的另一个报告跟着说：

“可是土族塞人领导阶层不赞成难民回家，又阻止他们返回他们的村庄……”。（S/7611, 第139段）

“相当时间以来，政府已促请难民回到他们的家园且把土族塞人所弃的房屋重修或重建了。”

因此，前报告说成了政府准备实施的建议，下一个报告里实际上已指出实施的情形。报告继续说：

“人皆知道土族塞人领导阶层不赞成归返……”。 “作为借口，土族塞人领导阶层强调难民保安和安全上的考虑，虽然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之一毫无疑问是政治的。”

我现在来答复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 一九七一年二月，克莱里季斯先生致函登克塔什先生，列举正在修建及已修建过的房屋各村庄的清单；同时指出：

“无疑，你是知道修建过的房屋如果没有人住的话，是会损坏的；一是因为自然因素的侵蚀；二是因为由空置的房屋不幸会被偷窃建筑材料。”

那是因为政府把房子建好了，修好了，做了一切要做的事；土族塞人却不得返回家园，虽然他们都想回家。

我们现在来到一九六八年，——文件S/7191号的报告说：

“……联塞部队觉得……土族塞人领导阶层应采取一些步骤来放松他们妨碍土族塞人重返家园的政策；或甚至放松妨碍土族塞人在他们控制以外各地自由来往的政策……”。（S/7191，第94段）

现在你看到数年来局势的情景；看到做了他们领导阶层牺牲品的土族塞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同时看到该领导阶层作为土耳其政府的工具，正在用武力把他们扣禁在围地，破坏了他们经济上的舒适，使他们过着困乏的生活。

报告反复地说，只有在一体化的经济下，土族塞人才能正常地过活。可是他们既然不能和别人往来，怎么能过正常的生活？同时，他们现在把灾难，痛苦都降临在可怜的受害者——土族塞人身上，以作为战争和带来更大痛苦的分割之工具。

我可以保证，同时我完全肯定，各阶层的土族塞人不满侵略和侵占——不是做出违反土族塞人利益的所谓土族塞人领导阶层，而是土族塞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我想引用另外一个文件，因为我想证实我所说的话；发表错误言论是很容易的……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发言完了没有？

罗西迪斯先生：还没有，主席先生。很抱歉，可是象我开始时讲的，这不是我的过失……

主席：时间已非常晚了。

罗西迪斯先生：我知道时间已晚，可是我曾问过是否可以延会到明天；因为事先没有接到通知，且在最后一分钟有人说了一些我不得不提出反证的话。同时，我要提出证明。我想继续说下去，但如果你命令我停止的话，我就不说了。

主席：既然我打断了塞浦路斯代表的话，我得告诉他——同时我当然不想和我的朋友罗西迪斯大使争论——我不认为邀请切里克先生来本会发言有任何不合程序的地方。罗西迪斯大使会记得我是依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切里克先生以个人身分发言；请让我说，不是依第三十五条。本会成员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切里克先生是依照程序发了言的。

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继续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要道歉。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邀请他来发言不合程序。当然可以依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让他发言。不合程序的是他立刻地以土耳其人社区代表自居以及主席没有就此要求他遵守规则。这就是我的意思。可是邀请他发言肯定延长和加增了今晚的讨论。这是势所必然的。现在我要提一下曾派遣一代表团往塞浦路斯报导该地情况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报告。该报告说：

“虽然如此，不管所发生过的一切，对塞浦路斯前途绝对重要的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在相当程度上很显地仍有意重建共存的基础。”——不是土族塞人和土耳其军队间的共存而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间的共存。

“前途所寄托的重大希望就是，很多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和来自土耳其的土耳其军队之间仍能加以区别，对于前者他们愿意试图和好相处，对后者则十分憎厌。对这个立场必须用尽一切方法来支持。据报土族塞人曾多次帮助希族塞人抵抗土耳其入侵者——或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为了免受土耳其入侵者的骚扰曾寻求希族塞人朋友的保护。”

这就是塞浦路斯的当前局势。这就是土耳其所扮的角色；这就是土耳其军队所扮的角色；同时这就是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现实情形。

秘书长的报告已多次提到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间和谐关系的想法。他说，这是现实。在三、四个报告里他说，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和平相处和合作。这是土族塞人的心声。他们是塞浦路斯人，其余的人也是塞浦路斯人。不顾上述一切，我们在这里听说土族和希族塞浦路斯人不是一个民族。但他们心底里是塞浦路斯人。他们爱他们的国家，如果没有外来干涉，让他们和平共存的话，他们爱在塞浦路斯生活。

这就是塞浦路斯悲剧：仇恨是外来的，强加于人民的。可是仇恨的情绪仍然煽动不起来，仍然不是真的。因为土耳其军队的行为，或许对他们有仇恨。同时，土耳其军既然说是到那里执行和平行动的，那么土耳其本应趁此机会表示和平的意向并制造塞浦路斯和土耳其间整体合作的气氛，而不是象他以往的所为来对待人民。可是土耳其不可能做出别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瓜分塞浦路斯；同时，瓜分一个国家不可以用友善的方法，只有用血，用铁才成。这就是悲剧。这是真实的，因为当时的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先生在这里讲过：

“我们的官方态度是提倡联邦制这个观念而非分割的理论以便不违背条约的规定。”

同时，他的外交部长厄肯先生说：

“激烈的解决办法是把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割让给希腊，把最接近土耳其海岸的另一部分割让给土耳其。”

这样就是分割——可是人民是混居的，那么怎样来分割呢？因此我们趁这机会跑进去；我们实行瓜分；我们把居民连根拔起，逐出去——象最近的报告所说有二十万失所的人——为了让出地方给来自土耳其的居民，把他们安置在那里，造成分割的局面。

这就是塞浦路斯的整个问题。你现在看到了赤裸裸的事实。同时，如果说这是猥亵的话，我很抱歉。可是如果赤裸裸的事实存在的话，就得向安全理事会提出。

主席：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并请他注意我刚才的呼吁。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您本来不需要向我作出这个呼吁的，因为我在理事会历来发言和前一位代表的发言是不相同的。

假如罗西迪斯大使是塞浦路斯两社区的代表的話，我会对他的发言详细地加以充分答复；当然，那就要花更多时间了。谢天谢地，他不是；因此我不需答复他讲的一切。事实上，大会在本届会议早些时候承认为土族塞人社区代表的那一位先生会更好的回答他所讲的。现在我只要就几点来发言。

我只要在记录上声明，说谎并不是土耳其外交的手段之一。自从法那里奥季斯人离开了君士但丁堡的土耳其王宫庭以来，都一直没有使用谎言为工具。

因为罗西迪斯大使立了一张清单，把它分发了，那么它就立刻获得历史文件的性质，变成千真万确了；这个说法太容易了。我们今天听到罗西迪斯大使在讲的是：“我已提出了这份文件，因此这就是真理。我有证人可以证明这是真理。我有的是可供任何想看的人来看的文件。”我只请本会注意，在我上一次的发言中，我提到一系列我亦认为是表达事实的文件；理事会中凡想知道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发生什么情况的任何代表，都可以参考这些文件。

说了这些话以后——这可以说是对希腊代表的答复——我确信他没有象我平常听他的发言那样留心地去听我的发言；因为我提到这文件内容时，我并没有表示任何感觉；我只提到我为他发言的语调所震惊而已。这并不是我的意思，如果我

使人有这么一个印象的话，我确想在记录上表示，我确信过激的行为是有的，这是归咎于战争，我曾说过战争应该是避免的。

可惜的是，土族塞人没有把十五年来苦难记录下来作为文件。罗西迪斯大使是否认为十五年说得太久，我不知道。我猜想自有塞浦路斯以来，就有土耳其人因此而受苦。

当然，他小心的避过了我提出关于大主教集体谋杀的顾问这个题目。我没有期望他的答复。在他对局势的分析里——在他对所谓塞浦路斯政治现实的分析里，在他分析希塞统一的希腊梦想——凭这个梦想把数以万计的穿制服的希腊“客人”带进塞浦路斯供其使唤——，他没有提到这点。一点也没有提到。

我说他讲过的大部分可以在他较早的发言里找到。因此我可以书面答复罗西迪斯大使讲过的。但是我认为甚至这也不必。我只提请各位代表注意在我以前的土耳其代表，我本人以及土族塞人社区代表所发表过的各种声明。每一个声明即使不能答复罗西迪斯大使所说的一切，也可答复他提到的许多点。我说，他所说的话如果不完全是事实的话，起码在很多情形下近乎事实。尤其是他说到当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是塞浦路斯真正的主人翁时，他们对该岛上目前政治局势彼此的感受这一点。

主席：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要指出：现在土耳其是不会再有法那里奥蒂斯人了，希望不再会撒谎了，但是土耳其故意四次接受停火却不实行停火，土耳其撒了四次谎。

主席：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不会长篇大论地答复；要讲的话我都讲了。我只想感谢您的耐心。主席先生，十一点了，我知道会议持续到这么久，和我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想向所有代表们以及向您道歉，耽误了你们那么久。我真的要感谢您以令人满意的态度主持了各审议；同时，我想感谢就塞浦路斯问题发了言

的理事国代表，特别感谢那些强调需要保护塞浦路斯作为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独立，需要撤军和容许难民返回家园的那些代表。我们十分感激他们全体，感谢他们作出的贡献；把各位留得那么晚，我要再次道歉。

主席：我衷心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同时代表各会员国亦衷心感谢他。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土耳其被指不遵守各停火协定而撒了谎。在这些破坏停火发生时，我曾有机会多次指到希腊代表所说的协议，如果我没有错的话，这些协议是一整套的，其中包括很多条款；如果土耳其可能没有遵守某些条款的话，起码其中理由之一是对方没有遵守它应遵守的部分。我要澄清这一点。

主席：既然再没有人发言，我就要宣布休会。在休会以前，我恳请各位就以下事情耐心多留一会儿。我想这是符合规则的。

各位已注意到会议开始前所通过依暂行议事规则第七条拟定的临时议程里，载有“塞浦路斯局势”的议程项目；自七月十六日的第1779次会议以来，理事会每次讨论到有关塞浦路斯的问题时，这个项目一直列在议程上。在这项目之下，我们刚把联塞部队的任期再延长；上次经决议案349(1974)号已将任期延长一次；那时是以题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项目之下延长的。因此很明显，今天的项目已取代从前审议该问题的项目。同时，在理事会同意之下，我将请秘书长把前一项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从安全理事会受理的项目表中除去。我希望我已讲明白。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就此决定。

最后，各位，在休会前我想通知本会在会议进行的时候，我接到一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非洲集团主席，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签署的信。信里说：

“我谨代表非洲集团提及联合国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第3295 (XXIX)号决议，请阁下尽早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以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该信全文将以编号S/11575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发出。

鉴于该信提出尽早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以审议纳米比亚局势之请求，我有意和各会员国在下星期一早上接触，和他们讨论理事会就这件事开会的日期和时间。

会议在下午十一时十分散会。
